

心桥

HEARTBRIDGE

心桥 你我沟通之桥

— 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 院刊

顾问：刘化荣

指导老师：田立青 刘雨龙

主编：程修远

责任编辑：寿昊畅

编辑：尹世骏 寿昊畅 宋永佳 孙启明

程修远 王璟 丁薇 何研君 路希

责任美编：金晓婷

版式：朱冰冰 钟景洋 魏武韬 杨凝

陈忻愠 曲文卉 付蓉 王琬洁 张吉源

朱琳

第33期

谢衷洁老师做精彩演讲



王诗成院士演讲后与同学交谈



解析数学

解析数学 求导人生 2007年北京大学第十届数学文化节开幕式

主办：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07年10月



同学们在三角地宣传模拟股市大赛

第十届数学文化节开幕式现场

求导人生



棋牌大赛的闹场面



奔走于定向越野途中



一直习惯在时间轴上拿在家这一事件为停时做一个分划，区间与区间代表的阶段一一相关却不连续，无论之前如何，回家了，就如同躲进港口的渔船，卸下一筐半篓的收获，修补被暗礁撕裂的伤口，撇去缠绕不休的水草，加足油码静待东风，便又有了独自远洋的理由。无聊时在纸上默算，发现从小到大区间的长度果真呈严格递增之势，无奈之余突然想到假若这个函数没有上界会如何？不安的飘摇感猛冲上来，翻腾了许久。嘲笑自己多虑，一边笑一边却隐隐觉得后怕。

现在覆盖我的这个区间算是有我以来最长的一个，走了一些地方，懂了些许道理，加了所谓的“联盟”，也结识了许多新面孔，在冲着我甜甜地喊着“学姐”的孩子们脸上读到每个人都曾有过的兴奋和憧憬，而在包容和蔼的长者面前暂借“不知无罪”为由装一把嫩。最重要的，终于可以去把持一份值得全力经营的事业。

生活中总充盈着各种二元对立：遍觅佳作偶得的窃喜或是百信无回遭拒的失落；黯然分离或是珠联璧合；千金散尽或是小有所得；心静如水或是聒噪难安；有过最酣畅淋漓的笑和歇斯底里的哭，更多的时候是苍白到祈求一个可以哭或笑的理由。人是不安于世的动物，在风口浪尖的水手遥冀着阳光、咖啡、小说和无人能扰的闲适与淡定；但我猜想，平素的看客们未必不把做一回临危掌舵的主角视作一种奢侈的享受。我们在这里，看客或是主角，乐得聆听生长园地上的心思、故事、理想、慨叹，揉搓进自己的感悟，熔炼出这一炉五味具呈的食粮，包裹着我们成长的微妙印迹，唯有细嚼，方能品出真味。

该是搁下长久牵挂的时候了，现在，我只想轻叩石板，走笔晕色，斜倚一竿细竹，隐入墨色山水，去寻找家的庇佑……

寿昊畅

卷首语



多了解数学

陈省身

2003

多了解数学
陈省身先生为《心桥》题赠

心桥

北京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团委主办
北京大学团属第 101 号
第 33 期 2008 年 1 月出版

顾问 刘化荣
指导教师 田立青 刘雨龙
主编 程修远
责任编辑 寿昊畅
编辑 尹世骏 寿昊畅
宋永佳 孙启明
程修远 王 璟
丁 薇 何妍君
李应博 路 希
责任美编 金晓静
版式设计 朱冰冰 钟景洋
魏武韬 杨 凝
陈昕樾 付 蓉
曲文卉 王婉洁
朱 琳 张吉源

师；友

感恩的季节,与我们特别的朋友.....

银杏树下我的家	马翔	1
——一个数院研究生对一院和导师的记忆		
吾师赵老	韦兆汀	6
计算三英	尹世骏	7

研；学

又是一年保研时,哪里将是我们一心向往的下一站.....

保研——延拓数学的里程	蔡振宁, 张超, 孙鹏飞, 苏乃芳, 方旭赞	10
-------------	------------------------------	----

梦；悟

是梦开始的地方,是逐梦的点滴回忆,是猛然的心灵触动.....

等待		
旅客	杨阳	17
追求理想的道路是一个椭圆,理想是左焦点, 自己是右焦点.....		
梦中之大学,飘渺之精神,虚幻之理想	yrreko	29

智；辩

当理性述诸于言辞的锋芒,当争辩闪现出睿智的火花.....

07新生辩论记	张雪珊, 李亮, 许子辰, 张吉源	18
这是发生在05级同学校内网上的一次讨论,这里 节选了其中三位同学的片段,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05“牛”论坛	张宇, 傅列 张雨侠	25

金色池塘

幸福是我的,因为生活是我的.....

月夜空谭	侯大道	28
A walk to remember	sousou	31
2007年8月16日,我们穿上前一天准备好皮带的军装, 提着满满的行李箱,跟着一团来到怀柔训练基地.....		
学生是个兵	罗武林	32



我思我在

- 我不是哲人,但我熟谙存在的意义..... 胡翔 24
- 思维布落格
- 72小时的热情工作之后,酣畅淋漓地睡上24小时,一觉醒来,阳光别样灿烂.....
- 牛顿和小牛顿们 田昊枢 23
- 北大既是一个顶尖的学术机构,又是北大精神传承的象征。她有着她崇高的责任,这需要我们作为她的孩子向世界证明。
- 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 谭济 33

闲;韵

- 闲庭信步,雕琢雅致.....
- 墨印词痕 戴紫薇 35
- 流水奠 张原 43
- 谨献给所有本阅的人与本阅的歌

情;忆

- 戏梦人生,情动于衷.....
- 玉兰花 王璟 38
- 我能告诉你的 怀梦 38
- 李安的电影是善良的,即使是冰风暴;张爱玲的小说,是残忍的。李安的电影,是暖的,张爱玲的小说,是冷的。李安的电影,到头来,会相信那些最根本的东西;张爱玲的小说,到头来,从不相信.....
- 谁迷谁的色戒 高萌 36

回到未来

- 14年的追踪, Galois为谁而死? 英雄抑或偏执,也许终为难解之谜。英雄未必有英雄般的终结, Galois也只是一个简单的Galois。或许文火在心中燃烧,或许孤独永远是天才的殿堂.....
- 1832年真相 Tracy&Sometimes 44
- 严谨的公式,丰富的直观,普适的理性,还有自古到今思想延续的和谐与在矛盾中突破的生机,数学美,能不品数学?
- 书品数学 文本制作组 40





我把家安在了数院。

这句半开玩笑的话中，数院无非是理科一号楼的一个代名词。它的四层有我的办公室，我在这里备课，上网，答疑，不幸或幸运地重新体味“单身汉”的生活。它的五层有工会活动室，有一个乒乓球房所可以想象的热闹。三层的common room却意外的冷清，于是经常被我利用来与人讨论数学和约学生面谈，或者只是去那里打水喝。它还有二楼的一堆办公室和一楼的图书馆，我也常去，不过比较有气氛的应该算是散布在各层的小教室，那里有学术报告，有讨论班。印象最深的是隔壁的1479，我时常会被那里讲课的老师（如刘张炬这样大嗓门的）或开班会的学生所打扰，呵呵，那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

除开所有这些，我去得最多的可能是二楼，王长平老师的办公室，如果不是为了教课的事儿，就是有什么数学上的想法或结果去找他讨论。多半时候他挺高兴看到我，同样多的时候他叹气，因为要应付太多的杂事。有时讨论被电话或别人打断，我在一边闲瞅着，看看黑板，环顾家具设施齐备的办公室，会想起来：啊，从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从前，数院真的是一个小院，就在静园草坪的旁边，一院。那时王老师还没有这么多行政杂事，也就是一个刚回国的青年教师。而我还是学生，刚摸到数学研究的门槛。

这三者碰到一起，是1998年春天。那年年初，我报考了北大的硕士研究生，成绩还不错。四月，我接到北大数学学院的通知书，来到这里，准备接受面试。那正是百年校庆的前夕，大讲堂和新图书馆拔地而起，静园的果树也换成了草坪。我懵懵懂懂，并不太了解这背后的历史，只是走到这里，看着这些两层小楼的飞檐和屋脊，看着古色古香的院门，很有些赞叹。忘了面试当天的天气，但门口架子上的花应该是开了的，让人眼前一亮。院子里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很古，旧而灰色的老房子里，被衬得非常沉郁，于是我这敬畏之心又加重了几分。

我们几个拓扑与几何方向的学生一组，在一层正对门的小会议室里等着，挨个被叫去二楼图书室面试。轮到我时，进去看到了几位老师，拓扑的有段海豹老师和尤承业老师，几何方向有陈维桓老师和王长平老师。拓扑方面，问了关于闭曲面的Poincare定理；我因为中科大时只学过点集拓扑，对这个著名定理虽然知道，复述时却抓不住要点。王老师问的更简单了：半径为R的球面，其Gauss曲率是多少？我迟疑了一下，说是 $1/R$ ，大家不作声，王老师自己似乎有点尴尬，更正说是R的平方分之一，我马上反应过来了，心里愧得要死。后来大家的话多了点，无非是安慰，让我暑假再补看代数拓扑

马翔

—— 一个数院研究生 对一院和导师的回忆。。

作者简介：马翔老师，研究方向为微分几何，特别是Willmore 曲面和共形微分几何中的其它问题，硕士期间在王长平老师门下。

的东西。幸好之前笔试考分高，大家并没打算为难我，所以录取并不受影响。回想起来，自己在面试前还担心要考什么具体的难题，真是可笑，而老师们对中心结果和基本例子的强调，也给了自己一个教训。另外印象很深的就是老师们很厚道，没怎么批评我。王老师给我的感觉更强烈：他不好意思说任何“重话”，只愿意鼓励学生。这个印象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不断得到验证。

98年秋天入学后，按部就班地学着同调论等课程。到了11月20日左右，忽然说要选定导师了。我当时对拓扑并不是太热中，动力系统之类我有兴趣，但又不熟悉老师，也担心方向太窄，还是首选几何。我对王长平老师的印象不错，而且想着青年海归老师可能有较好的研究题目，就联系他啦。很好玩的是，头两次打电话找他都不在，他夫人林艳秋老师（我后来的师母）说，他踢足球去了。我很是惊讶了一下。（呵呵，他后来可是没这个干劲了。）最后联系上了，王老师也很好说话，没怎么盘问或挑剔我就接受了。我们结下师徒缘分就这么简单，当时彼此都不怎么了解，说起来真有点误打误撞的味道。

从1999年春季学期开始，我跟着王老师学做研究啦。3月的一天（查日记是3月3日，开学第一周），我和师兄博士生吕楹一起，跟着王老师骑车去他在燕北园的家，在那里讨论。说来可怜，当时数院的条件实在不好，据说是一个教研室一间屋，老师们基本没有自己的办公室，想找个地方讨论都难。前头说的面试，也只能利用图书室的地方。（后来邱成桐对北大的批评上了媒体，《纽约客》那篇著名的文章中引用了斯梅尔访问一院后的回忆，说assistant professors们没有办公室，楼道里一股尿骚味……现在去电教楼里听报告，发现还是这样，一笑。）没奈何，就只有跑那么远去老师家里，就着一块白板来谈数学。

听来似乎艰苦，可对一个年轻学生来讲，心里只有兴奋加诚惶诚恐。记得那次是吕楹汇报研究进展，主题是 n 维球面中的齐性2维球面。大体上是利用位置向量的若干阶复导数作标架，再利用它们间的内积构造整体定义的全纯微分

形式。这其实是我们后来研究中反复出现的方法和主题，当时基本不懂，只能说是听个新鲜劲了。

那一阵王老师谈过他的设想，说我可以类似师兄一样硕博连读，在第二年第三年就上手做一些研究。由于王老师之前已经在一些题目上有积累，我应该容易较早做出不错的结果，发表论文，以后就可以自由选择一些国内比较薄弱

主流（热门）领域去学习、发展。他对我的关照也很具体，比如我那周日记上就记着去报销了160来元的书费，复印了他给我的Inversive geometry（“反演几何”，一篇入门介绍性质的文章）；我选课也听了他的指导；另外每月还有几百元的补助，后来加到400元，当时可算是难得了。

紧跟着，我在下个周二（3月9日）参加了微分几何的讨论班。这对我当然也是件新鲜事。参与的人有陈维桓、王长平两位老师（后来加了莫小欢），然后是陈老师的三名研究生，再就是我和吕楹。地点是文史楼的一个小教室，同样的灰暗，不过窗外的绿色很有诗意，和一院有些暗合的趣味。

那次陈维桓老师讲一篇关于Bonnet曲面对和等温曲面的文章，其中用到四元数的工具来描述三维欧氏空间中的曲面，还有一些变换什么的，挺新鲜。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黑板上写下某个陌生算式，据说表达的就是曲面的中曲率，陈维桓当时好象没给出什么解释，而王老师插话了，说可以怎么看这件事，以及另一个方程如何肯定就是高斯方程。他的逻辑好像是：先论证某个东西是不变量（特别是不依赖于复坐标的选取），然后说它应该就是中曲率——如果不是的话，它又能是什么呢？不变量只有这么多……当时他那种温和却又十分肯定的口吻，还有他那迅速的反应，都让我吃惊又迷惑不解。在我这个入门者想来，如果不去老老实实拿这些式子与以前的公式对照验算，怎么就能肯定它们是一个东西呢？而这里偏偏就有人说：不必这么笨笨地去看，存在更加简洁明快的思路，这种直指本质的风格把我迷住也



震住了(何况我原来就偏向这种“追求本质”的思路)。散了之后我对着师兄吕樾很感叹了一番,说王老师怎么就能这么快地看出“这个那个为什么对”呢?师兄好象有点笑话我这个菜鸟,不过也只是归结到“经验”云云。后来我慢慢有了“经验”,也熟悉了王老师的思维路数,不得不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验,可在经验基础上也还得加上一“悟性”,不断转换角度去看一个东西,不断去寻求更丰富更本质的理解,追求一种深刻的洞察力。这种自觉性正好也是我原来自诩的,而王老师的影响之一就是肯定并强化了的这一追求,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数学讨论上能合得来的一个根本原因吧。

另一件让我这个毛头小子吃惊和迷惑的事情,发生在王老师发表完见解之后。他顿了顿,好象在等待大家的回应,又好象是不知道怎么下场,冒出一句:“我刚才这些都是胡说,大家听听就算了……”然后赶紧溜回座位。我当时那个狂晕啊。第一反应就是:——您老人家也真——够世故的。又觉得这么想自己“老板”不够厚道,也许他就是这么谦虚呢?也许这真是一种高明的为人处世之道呢?……第

二次听到“胡说”的自谦,我还是哭笑不得,以后就习惯了,甚至能会心微笑。于是到了某一天,我也会这样开口:“也许我的问题很白痴,但我忍不住还是要说……”

这个讨论班后的第二天下午,是王老师和我们两个学生的讨论。一院正门对着的小会议室,就成了我们的seminar room。王老师先讲了一些拉普拉斯的谱以及齐次调和多项式在n维球面上的限制。这其实是非常美妙的数学,也跟吕樾在做的东西有直接关系。后来好象吕樾走了,我们还有时间,王老师就让我上去讲讲欧氏空间中经典曲面论的内容。当天日记里是这么记载的:

“……我心里挺紧张,勉强写出了基本方程,至于Gauss

方程和Codazzi方程如何导出却一点也不明白,暗觉惭愧。后来仍由王老师介绍有关曲面论的另一种讲法(引入复坐标),可以简洁地导出结构方程,并利用各种相关领域的工具来解决一些深刻问题,给我以很大的震动,深感自己以前的肤浅和懒惰……”

面试之后,这已经是第二次“无地自容”了;当时那种心情,现在还能感觉到。回想起来,本科阶段在中国科大,虽然我一直还保持着对数学的兴趣,但中间有几年很颓废,以



至于“微分几何”课居然不及格。后来努力了一番,补考拿了个一百分。准备考研的时候又复习过,还非常欣赏曲面论中自然而然出现的自伴算子(Weingarten算子,其特征值给出曲面的主曲率),觉得自己尝到了“美味”。一直要等到这天,在黑板前费力回想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只是死记了一些结论而已,一旦这种机械记忆模糊,就很难剩下什么东西。要我今天来评判一下,我会说:“太没追求了。”

而王老师还是没批评我什么。他倒是在后来若干次提过,自己要下“面壁”的工夫,要把书盖上,回想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要点是什么,怎样自己一步一步给引导出来。他说自己在柏林当学生时,经常这样一个人对着黑板花这个工夫。照我的理解,这里并不是要去背书上的证明,而是指用自己的语言来理解和叙述,并且完完全全地在自己心目中重建大的框架和思路,这样才能明白要点(包括定义、定理和证明中的),才谈得上透彻掌握。用我的话来说,并且说得极端一点,就是要把自己置于“前不见古人”的境界,完全从最基本的概念和问题开始,追问什么是它们自然的发展,凭自己的



力量把类似的东西做出来，而且要做得越自然越好，以至于“世界”如果不是这个样子反而奇怪了。这其实是个很高的境界，我就拿来和大家共勉一下好了。后来我也曾经这样“逼”过硕士生来回顾曲面论，也曾经大谈曲面上有了复坐标和复变函数的工具是多么美好，每次都会想起王老师那天的一课。

就这样，我被王老师带进了微分几何的大门。最初王老师没有让我们去读什么大部头的书，学什么系统的理论，而是先从一些小问题入手。照我的理解，他的观点大概是：看书学理论，容易浮于表面，不如边做边学。有具体情境，碰到问题自己会努力想，不懂的概念和方法会积极查、学、用，这样效率比较高，而且通过所研究的例子和问题，可以把一般概念和理论具体化，理解和掌握要更深入。微分几何中有大量的小问题可以上手，不需太多准备知识，也是这种路子可行的一个原因。

在讨论班上，针对陈维桓的研究生的报告，他也委婉地谈过他的想法，觉得抽象理论太多，而具体可见的例子很少，学生本人其实也没有吃透；不如结合一个具体的李群，把别人有关可积系统的理论具体化地算一遍，理解就可能具体、清楚得多。这种对例子的强调，不单是他这样，但他是最初提醒我重视

这一点的人。到了现在，我自己的思维特点也还是先从具体的例子入手来思考。当我向别人鼓吹这种思路时，我的说辞是：

我不是格罗腾迪克那类作抽象思考更自然的牛人，而且我相信这种类型的牛人其实很少。对于广大的菜鸟同志，从具体入手是飞快提升自己到牛人的捷径。

入门不久，照王老师的建议，先试着模仿，做陈维桓所报告的工作的推广。后来觉得没什么意思，于是换回到王老师想发展的一个方向，复射影空间的子流形几何。我还很清楚地记得，约好某天下午来谈，而中午我有多余的半个小时，就在图书馆附近的路上——一边晃悠一边想：这个理论该怎么研究？王老师会讲些什么？复射影空间上的微分几何是什么样子呢？我知道这个空间的定义，无非是复向量空间中的复线

（一维子空间）的全体，可除开这个我就一无所知了。没有头绪地空想了半天，我才发现，我连这个空间上怎么定义度量都不知道啦，这怎么去研究呢？意识到了这个“关键”倒很高兴，可自己一下也想不明白如何定义度量。看看时间到了，走到一院跟王老师碰头，他一上来讲的就是这个空间上的Fubini-Study度量，呵呵。回头看，如果没有这么试着“面壁”一下，直接接受所给的结构也可以，可是将来研究，总归要独立思考。不尽早做这种努力，也就难以迅速把握关键，而不得不在糊里糊涂的状态中打转，搞不清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也就始终是菜鸟啦。

最初要建立这个理论的框架，很吃力。开始的东西都是王老师教的，但我得自己花工夫理解清楚，然后把子流形的方程和不变量写正确。光这两步就占去了那一个学期剩下的时间。当时也真是边做边学，了解了不少知识。可等到下半年，王老师出国一个学期，我的研究就差不多停下来了。虽然有一个“分类复射影空间中的全脐子流形”的问题，也努力做了，查了文献，但总不能完整独立地解决。这种状况直到2000年春天他回来才改变。王老师提议研究其中的曲面论，甚至是最简单的二维复射影空间情形。于是从他以前有的一些基础出发，我们开始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曲面上有所谓“复点”；我们想计算这些奇点的指标，从王老师那里学到了定义指标的方法，为他凑不变微分形式的功夫惊叹，最后用Stokes公式来计算整体的效果，就类似于证明Gauss-Bonnet公式一样，得到整体微分几何性质的复点指标定理。

具体的结果已经不太重要了（最后没有发表），印象很深的倒是那个春天的一院。学习有收获，研究进展顺利，和王老师讨论愉快，都让人心情大好，一院在我的眼里也就格外迷人。三月底，院门内侧的灌木中有黄色的小花开得很热闹，

我猜是迎春。除开银杏，另外还有几棵较矮的树，林老师告诉我我是桃花和樱花。门口花架上的大概是紫藤，更是生气勃勃。日记中提到4月5日上午10点去和王老师讨论，先看到开放的桃花和樱花：“仔细看才明白桃花是五瓣的，而樱花是重瓣的。”（紧接着我还记了一笔：“王老师很匆忙，说他可能要当研究所的副所长，正忙着办交接，所以只能讲几句。他不由分说写下了一个形式的定义……”呵呵，原来他是那个时候忙起来的。）



记得有一次，房间都被人占了，我们就在院子里正门左侧的黑板上边写边讨论。具体说了些啥完全不记得，但那种感觉非常好，又温和又热烈，就象头顶的银杏树。如果我能分身，到后面看看我们俩在黑板前讨论的背影，我一定会觉得这是一院在我心目中最美的一刻。

那以后，我们的研究开始迎来许多的兴奋，还有伴随的失落。一次在小会议室里，谈完我的结果，王老师盯着黑板上的公式，琢磨了好一会，才开口问我有没有听说过Thom猜测。原来公式中等式左边的量，恰好也出现在这个猜测的不等式左边，而且对象都是二维复射影空间中的曲面。我们讨论了一番，他觉得有希望用我们的指标定理来证明这个猜想。我听了以后也很兴奋。后来有一次，我们甚至以为自己成功了，可以发很好的杂志。王老师高兴之余，不好意思地提出来，他目前也需要好文章，能不能算上他的名字？虽然他以前说过这个结果只用挂我一个人的名字，但其实他是其中完全起主导作用的一方，我不过是验算了一些东西，提出了一点理解而已，他这么请求真是让我不好意思。更不好意思的是，很快我就查到，这个猜想已经在1993年前后被几个牛人用什么Seiberg-Witten不变量的方法解决了。王老师说不要紧，用简单方法证明也是很好的贡献。马上我又找到了我那证明中的弱智错误，王老师郁闷了一下，说看来这背后可能还是需要比较深的分析功底，但已有结果还不错。后来我们高兴地发现，可以推广到一般的(复)二维近复流形，更郁闷的事就随之发生了——我在图书馆，在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的一本上偶然查到，别人早就得到了类似的公式。本来也是，这个东西的拓扑实质是显然的，我真不太相信拓扑学家会想不到类似的东西。从此，对于Topology,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Geometry之类杂志的yy想象就终止了。

后来，这种“自摆乌龙”或被别人“摆乌龙”的事又发生过若干回。包括有一次，王老师想用积分公式来证明一个比较有名的Simon猜想，我拿他的想法回去研究了一番，兴冲冲地跑去说我证出来了。推敲了一阵，王老师起疑，说这样会有一个明显错误的推论；再检查，才发现他写的一个式子不成立，想错了。这种事真的很打击人啊。尽管这样，我的热情还是不减，常常主动去院图书室找他，因为师母林老师在那里做管理员，王老师也就借地方看书办事。那里居高临下，可以看到院内和院外静园的风景，天气好时开着窗，风吹着很舒服。虽然旁边书架还是可怜巴巴地挤着，已经是其乐融融了。

当时听说要搬到新建的理科楼，也不以为意。后来真搬了，我的宿舍也从硕士生的46楼搬到博士生的26楼，再回静园的时候就少了很多。出国几年回来，又能和王老师一起谈数学，这还是幸运；理科楼的条件好，也是真的，门前也有金灿灿的银杏，不过私心里还有些怀念那段非常纯朴、平静的时光。现在偶尔想散步，会去静园，去一院的院子里看看银杏树和紫藤架。有点象一个人，回到儿时游玩的老家和园子，那种亲切和惆怅是淡而真实的。

我的青春是在那里，与我的师长和我的数学相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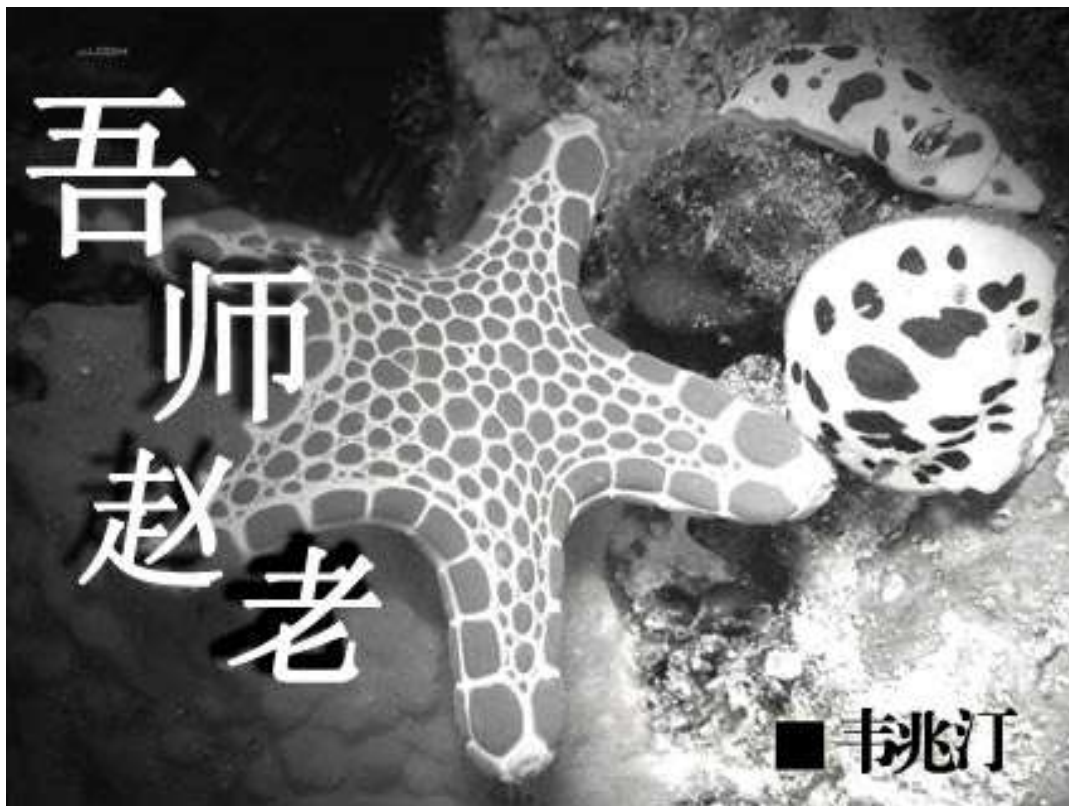
(上接第6页) 他从环的素谱讲起，给我介绍交换代数的几何背景。那天我也闹了一些笑话，比如分不清阿贝尔范畴和阿贝尔群德范畴。好在赵老师不以为意。和他的谈话很快激发了我对代数几何的热情。代数几何有一套经典文献，叫做《代数几何学原理》。我原来也听说过这么一套书，不过也只限于听说过而已。那天临走的时候，赵老师说：“我这里还有一套呢！”他从书架里找出了一套《代数几何学原理》拿给我说：“拿去，好好看！”我说：“我拿去复印后还给您吧。”他说：“拿去看看吧。”没有豪言壮语，不过这样的言语足以教导我该怎么做。当时看这套书觉得极为吃力，但现在逐渐感受到了它的威力。

大四了，听说赵老师和他几个的学生在开代数几何讨论班，我便决定去听。人不多，赵老师有时候亲自上阵讲，在他的鼓励下我也上台讲过几回。熟悉赵老师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欢夸他的学生，但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我讲完微分模。赵老师提醒我，不该拿着讲稿上去讲。因为只有完全独立的讲了某个内容才有可能真正把它搞懂。的确，赵老

师上课和上讨论班都是脱稿讲课的。原来这是老师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此后，我也尽力不看讲稿讲东西。出国之后，我更加体会到这种方法的好处。这比原来累很多，但是收获也大得多。后来，我讲了较多的椭圆曲线的内容，由此慢慢喜欢上了数论，真是意料不到的结果！

我曾经怀疑过靠讲课来学习是不是太被动，但那时赵老师跟我透漏：著名的Richard Taylor来北京讲过一个月的刚性几何，Taylor讲完后说自己累极了，但最后本人的收获也挺大的。连这种顶级数学家都需要靠讲课来学习，我辈更应该抓住机会。听说现在赵老师正在带低年级讨论班，不知班上的同学是不是收获也很大？

赵春来老师给我的回忆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说得尽的。感谢赵老师使这些回忆变得不可磨灭。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需要我们付出时间、精力和感情。希望还未毕业的同学们能多和老师交往。他们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意义。■



量的习题。相反，他更希望我们能够抓住所学内容的思想，并积极进军现代数学的精深领域。他一直大力鼓励我们扩展知识面，他说：“做专家最容易，做数学家较难，做科学家更难。”赵老师本人也是知识面非常广的，对代数，几何，拓扑，微分方程都如数家珍，举例的时候信手拈来，令我大开眼界。当时我便下决心像他要求的那样，在数学的各个方面都打下坚实的基础，直到现在也在努力当中。

赵老师是个阅历丰富、很有思想的人，他的

作者简介：03级基础大牛，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PHD。

在本科阶段，和我交往最深的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要数赵春来老师了。我和赵春来老师是三年前认识的。那时我刚刚转到数学学院，在上赵老师的抽象代数课，有些习题不会做。当时赵老师设定了答疑的时间：每周五的晚上（不知现在是否还是如此），有同学建议我去问他。之前我还没有找老师答过疑，那天晚上下定决心去了赵老师的办公室。

办公室带有浓郁的烟味，里面人不少。赵老师问了我的来意之后，很利索的解决了我的问题，并向我推荐了基本进一步的参考书。问完问题之后，我才注意到，来的人似乎不都是来请教具体的题目的。他们在谈论更广泛的话题，比如对课程的看法，学习的感触等等。而赵老师似乎也兴致盎然的和同学们讨论这些。“真是有趣！”于是我决定以后常去和赵老师谈话。

从此，去找老师办公室，吸他的二手烟，便成了我的习惯。常去他那之后，我也很少问具体的题目了，一来可问的题目毕竟不多，二来和赵老师聊天实在是有意思得多。我们的话题往往从数学开始，然后转移到人生、宗教、理想……赵老师对数学的热情让我印象深刻，和他的谈话往往能使我大大增强对数学的兴趣。赵老师并不鼓励学生做大

的很多观点——不仅仅在数学领域——都很犀利。很多时候我们探讨的不是数学问题，而是人生的体悟。我记得他有一次说：“现在，科技还没有发达到可以把不同的人的大脑连起来的程度，所以个人的思想就是各人的。要好好想想自己要做什么。”确实让我感触颇深。来美国后，这些情景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边自然也有不少高水平的好老师，但是像赵老师那样亲密交流的长者，恐怕再也见不到了吧。

有一件很有意思：虽然赵老师从事的是数学中最纯粹的代数数论，但是他对学应用数学的人也丝毫不鄙视。常去跟他谈话的同学中，有不少不准备学基础数学专业，成绩也并不拔尖。赵老师并不一味要求大家都搞学术，做数学家。相反，他总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很热情的鼓励大家走自己的道路。我很早就对他说过我对数论其实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丝毫没有因此不悦。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赵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他自由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赵老师对自己学科自信的体现。只有自信的人才会宽容。

一学期的抽象代数课很快就结束了，此后一段时间我和赵老师的联系也不多。到了大三上学期刚开学的时候，那时赵老师正在教05级的高等代数，照例在周五晚上答疑。我那时在学交换代数，感觉有些迷茫，虽然赵老师那时不教这门课，但是他是交换代数当然极为精通。我便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去像他请教。这已经不在赵老师的教学任务之内，但是他的热情超出了我的预料。（下转第5页）



北大数院人才济济，数院的老师藏龙卧虎。既然是藏龙与卧虎，老师们为人处世也就谦虚低调，这是做学问的大师的风范。很“不幸”的是，计算的三位老师——张平文老师，高立老师和徐树方老师，因为我上过他们的课，和他们也比较熟悉，就在这里让三位平时藏于理一理二里的蛟龙浮出水面。

计算三英

文 尹世强

张平文老师

研究领域：复杂流体计算，数学物理中反问题，多尺度模型，分析及计算等

所教授本科生课程：数值分析

张平文老师是计算的系主任，个人魅力很大，至少04级的受他“煽动”投奔计算的就不在少数。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还专门把28期的《心桥》翻了出来，上面有篇张老师的采访稿。一是为了不撞车，二也是为了吸收点那篇稿子的精华。牛人毕竟有很多可以写。那篇稿子说张老师有着“胖胖的可爱模样”。可能出自两位可爱MM之手吧，我可不敢用这种形容词，感觉慎的慌。张老师给人的感觉有点不怒自威，而且头上顶着个“系主任”的名号，让我们这些计算的人有点“怕”他也属正常。说怕也不是真的怕，其实背地里学生还是很亲切的叫张老师“老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我是从03级的一位师姐那里听到的。感觉这词用得恰到好处，既有尊敬之礼，也少了几分疏远之意。

最早接触老张就是大二下的分系动员会。算不上华丽的登场却赢得了满堂彩，动员会的计算部分成了老张的个

人show。那次动员会后，04级选计算的人有31人之多，老张的“拉人战术”确实收效颇丰。之所以这么热衷于“拉人事业”，在我看来，完全是因为老张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事计算这个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在他心目中这个很美的领域，能够有更多的人和他一起分享并推动计算事业的发展。

老张平日里很忙，空中飞人是习以为常的事，而他也有两个秘书——老张确实太忙了。但是对于学生的事情，他却从来都是亲力亲为。我跟老张聊过几次，最大的感受就是老张的耿直。说话很直接，尽管有时候会觉得老张太直的话语让人有点难以接受，但是也只有对自己真正好的人才会计说出这种话。

繁忙而有点严肃（其实是因为面向问题…感觉很严肃）的老张，他也同样会有一些让人出乎意料的东西。我以前听计算的学姐说过一件事，03级计算的前几名基本都出国了，老张给他们开会的时候，情致深处，说出了“你们都不要我了”。老张平时给人感觉都是硬汉子啊，我是被 totally stunned住了。中英文混杂的说话方式也是老张的一大特色。28期的那次采访稿就有所体现了，上老张的课也会有所感受。老张是湖南长沙人，说话带着湘腔。可能是英文的表述更加直接简练，所以尽管老张本硕博都在国内读的，但是学问做到老张的地步，英文水平绝对也是很牛的。不过老张的这种说话方式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的，毕竟是新的模式。让我感动的是，老张也会看《心桥》。第一次见老张的时候，他就说他看我过我在《心桥》上做的东西，当时就



颇有点热血沸腾。老张在课间休息或者给我们开会的时候，如果没有外人，老张都会很随便，很惬意地坐在桌上。倘若初次见老张这样，确实很难将他和北大数院计算系主任联系起来。谁能像老张这样头顶着一堆名号却能在学生面前这么轻松而自在呢？有空去老张个人主页上看看吧，担任了很多职务，牛人一般也是忙人，正常正常。

当然老张也是凡人，但凡是凡人也不是铁打的，这样每天忙着老张也累。让老张自豪的是他的学生，老张主页上就专门有一栏“我优秀可爱的学生”，其中有些已经是北大数院的老师了。进北大当老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老张这样，自己做出了名堂，学生也这么强，名师出高徒啊。

高立老师

研究领域：数值优化及其运用，运筹等

所教授本科生课程：最优化方法，运筹学

学术界里面可谓是“须眉当道”，在数学这个领域尤甚。高老师是计算数学系的唯一一位女老师，当然她所研究的领域也是北大数院里面的“仅此一家”。大三下的时候上高老师的最优化方法，那时候开始接触高老师。高老师给人的感觉很和蔼，上课的时候很有自己的风格。手持一个小本子，在1114诺大的讲台上自由发挥。遇到一些小问题，有时会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面，说出一些很可爱的话语，比如双手抱于胸前，用手托着下巴，盯着黑板上的数学符号，自言自语地说道“怎么会不对呢？”如此等等。教授的那个高帽子瞬间也就消失了。至于作业的要求，高老师向来不会难为大家。很难想象一个残酷的高老师会是什么样子。学生们的意见高老师会听，然后做出一些合理化的调整。在一定限度内，高老师会稍有“让步”，但是根本的东西不能变。通俗点说，“高老师好说话却不失原则”。

因为自己对高老师做的方向很感兴趣，所以跑高老师办公室的次数也挺多的。在高老师不大的办公室里放着有近十余盆“绿色植物”。这个名词是高老师说的，因为那些植物很少开花，而且有的以前要开花的，但是到了这个略有点拥挤

的狭小空间里可能是犯了脾气，索性就不开了；而到了这个季节，叶子虽说不是很精神，但也基本都是绿色的，也就有了这么个名字。高老师是个很喜欢植物的人，她说朋友劝她把办公室里面的植物搬两盆回去，也好挪出点空间来，要不屋子里显得太挤了，高老师说家里面已经有很多了，就这样吧，放办公室里挺好的，空气也好一点。前两天我见高老师跟她提这“绿色植物”之事，高老师倒立挺自己的心爱之物，指着其中一盆笑说，明年它就要开花了，一开还开很多呢。

高老师为人很低调，也很谦逊。这次跟她提这稿子（因为要给老师照相，总得有理由啊...），高老师不是很乐意，一再推托。动了一番口舌才说动高老师，她还说，写得实在一点，别用那么多溢美之词，显得太假了，云云。但凡有和高老师接触过的

同学，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高老师人真好”。我其实一开始也以为只是计算的同学会认识高老师，但是前两天一个概统的同学偶然间提到高老师，用的也是那句话：“高老师人真好”。数院SMS

版上以前的一些飞跃帖也有感谢高老师的，致谢人也不是计算的。原来低调与名声在外是不矛盾的。

低调是低调，但是却不妨碍高老师的活跃。高老师很爱笑，也很喜欢和学生打交道。除开学习外，高老师是个很和蔼的长辈和朋友，谈天说地，学生的新奇玩意儿她也不排斥。聊天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压力，高老师也总是乐呵呵的。考优化前在高老师的办公室聚了一大群学生，一开始大家还比较矜持，答疑讨论。问题问得差不多了，大家就开始8g与开玩笑，高老师就在一旁开心的听着，时不时插上几句。不大的办公室里充满了笑声。

徐树方老师

研究领域：矩阵计算及其应用等



所教授本科生课程：数值代数

之所以说“沟通不是问题”，是因为徐老师的口音很重。徐老师来北京时口音已经成型，改起来确实不容易，所以大三上学期的数值代数课，还是花了些时间来适应徐老师有点浓重的语音。

徐老师是个很大度的人，做事也不大拘小节。尽管是“博导”，但却看不到一点架子，有时候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叔叔或是伯伯。每次和徐老师聊天，他都很热情。即便是手里面忙着工作，要是有学生上门，从来都会先停下手里的活儿。要是手里的活儿比较紧，徐老师说声“抱歉”，或者赶紧处理完最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跟学生另约一个时间。聊的东西也是各种各样的，学习上的，生活上的；眼前的学术环境，将来的前途发展……只要是你想聊的，徐老师总是有他自己的见解，而且还很实在，不会有坐云霄飞车之感。比如徐老师喜欢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算法的好坏，好的程序员就像好医生，写出的程序如同开出的好方子对症下药，很管用；差的程序员写出的程序就如同江湖庸医，瞎胡扯一通一点用也没有，可能还会让人翘了辫子。还有徐老师谈论新加坡，那也是相当辛辣与有趣，留点悬念，待得上徐老师的课再听徐老师的原版分解。

最近04级准备出国的同学找徐老师挺多的，和老师聊聊选校选方向的问题，让老师给自己的材料像研究计划等提提意见。因为有份材料要得急，两次去找徐老师都是直接冲去，没有约时间。说实话，自己感觉都很冒昧。徐老师没有责怪，只是说既然要得急就应该早准备，他也有时间能好好改一下。立马停下手中的活，徐老师就开始看我的那份材料。徐老师是个很严谨认真的人，做事非常的细心。因为计算机对于徐老师来说也算是比较新奇的玩意儿，尽管用得很多，但是徐老师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十指并用。我看见徐老师都是用一个手指在那里敲击。试想一下，那么多人的材料，改也要改很多次，而且作为计算系的老师写程序就是家常便饭，我真的很感动，感动于徐老师的认真与执着。因为急着寄出去，就在徐老师那里打印了材料（说实话，有点感觉到特殊待遇了…），徐老师在打印好的材料上发现了个小问题，改了又重新打了一张。而且徐老师还将改好的材料立刻发了一份给我，而当时我却拿着纸在那里抄徐老师改的错误，顿时感觉自己很土…回到寝室跟同是计算的室友说起这事，他也为自己徐老师的好感动涕零，说徐老师刚发回了一份改得很认

真的材料，不一会又来了一封邮件，说有个小问题要改。不能多说了，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那天是在感动得稀里哗啦中度过的。

和徐老师谈论在国内、新加坡、香港和美国的发展。徐老师最后给我说的一句话很赞：只要你努力做好，在哪都一样的。这个比“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更为受用，只因为这句话的朴实无华。



给徐老师拍照的时候徐老师还有点不习惯，能感觉到他的拘束。可是徐老师还是给我选了一个不错的角度让我能够拍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徐老师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也在很多重大场合里发过言，反而在这显得有点不自然。做学术之人可能就是这样吧，可爱而可敬。

老师们做的学术的东西我就不在这班门弄斧了，有空找老师聊聊，计算的老师都是相当的nice。三位老师是他们的代表，而且老师们做的方向也是计算的不同代表。带着自己的一点感情与对三国的兴趣，“计算三英”也就这样出炉了。老张由于太忙，给本科生开课也得看时间；徐老师这学期上完数值代数下学期听说就要去教其他学院的高数了；高老师给研究生开的优化课和运筹课是倒着开的，对于04级的同学大二错过了运筹，后面就没机会上了。无论作为学术中的前辈也好，生活中的师长也好，和三位老师的交流熟知都会带给自己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是毕竟老师们如同蛟龙一样，并不喜于抛头露面，更多的时候他们愿意沉浸于学术的海洋里面。所以，希望我这个“好事者”的这篇稿子没有如同开篇说的那样的“不幸”扰了三位老师平日里的“清修”。于我而言，只是希望大家能认识这“计算三英”，作为老师，作为大学教授的另一面——可爱可亲可敬的朋友。■

主持人:又到一年保研时,曾经只为一个终点而前行,然后才发现这个终点也许只会成为人生游移中的暂态,我们以概率1面临着每时每刻的选择。哪里是我们一心向往的下一个人生旅站,我们又该如何延续数学的生命与美?本期我们荣幸邀请到刚刚在07年十月成功保研的04级概率统计系苏乃芳师姐和方旭赞师兄、计算系蔡振宁师兄(WillCai)、信息系张超师兄、金融系孙鹏飞师兄(各位学长均为本系大牛),让我们听一听他们的保研经。



张超:

出国,基本上是大家首先要考虑的选择。出国应该算是一种潮流吧,很多同学出于对国外的科研水平或者新的世界的向往,热心于选择出国。这种选择也是很不错的,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一个新的环境下继续发展,对于个人是很有利的。但是出国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托福、GRE、雅思等等语言考试,申请、推荐信、个人陈述等等手续,面试、签证、漫长的等待,等等这些都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耐心。

保研,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向,在这几种选择中算是相对轻松的。不用费心的准备语言考试,不用费力的写个人简历,个人陈述等等。只需要在平时的学习中认真一些,跟老师处理好关系,积极参加科研等等,相比其他三个选择要轻松很多。

考研,一般是在前面两个选择不太顺利的时候考虑的,而且考研也是相当辛苦的。需要认真的复习准备考试科目,很艰难的挤一个独木桥,竞争压力很大。特别是热门的专业和学校考研人数会很多,录取比例相对很小,风险也比较大。

工作,每年也会有一部分学生本科毕业由于各种原因(比如前面三个选择出了问题,或者是经济原因、价值取向等)选择这个方向。找工作也需要耐心,要精心准备自己的简历及一些材料,准备面试,还要从众多的单位中选择和等待被选择。而且现在参加工作的人群学历有向更高的发展趋势,本科毕业生需要跟研究生毕业生竞争,还有社会上庞大的待就业人群,竞争压力很大。

我个人出于个人兴趣的考虑,在选择专业的时候选择了信息系。大家都知道,信息系出国相比其他几个专业来说要困难一些,申请国外学校的全奖不容易。而且我们在研究生阶段也可以继续选择出国。因此,我并没有现在选择在本科出国,而是选择了保研。这样风险要小很多,而且可以做更充分的准备,包括英语水平的考试等等。并且如果能够在研究生阶段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将来申请出国也会容易很多。相比之下,我个人更热衷于留在国内发展,尽管目前国内一些方面落后于国外,但是将来的发展空间巨大,而且如果能够为国内的学术做出贡献也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因此,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确定自己的定位,合理选择自己的方向。

孙鹏飞:

我应该选择什么?大学三年级,经过了一年级的冲动和二年级的奋斗,现在我们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了。毕业后的出路,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出国、读研还是工作?

我的选择过程可能并没有代表性,因为我一直都没有为出国作准备没有考托考寄,也没有一定要出国的梦想;同时,过去的的时间里,我也没有为找工作做准备,没有参加很多社团,也没有完成简历;我的成绩还不错,所以保研是我自然的选择。

我曾经问过一个想出国读研究生的金融系同学,为什么



要深造?他说,很简单,我们本科生出来找不到特别好的工作。确实,对于像我们一样的金融数学专业的同学来说,我想,如果要找工作,除非你很早就下定决心并开始准备,否则我们很难拼过光华的本科生。一方面,我们接受的不是职业式教育,我们对金融市场的了解没有他们多(平均来说);当他们在一遍一遍改简历的时候,我们在一遍一遍跟吉米多维奇死磕。另一方面,跟非数理的竞争者相比,我们的优势应该是数量分析;但是在本科阶段,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数量分析的能力。所以,在金融系,多数人会选择深造。一方面,有不少人申请国外或者香港的金融硕士、博士项目;如果在国内,你的成绩也不错,那保研也是很自然的出路。

蔡振宁:

出国 or 保研——我用我简单的脑子简单地把出国的人分为两类:一是成绩足够好不甘于留在国内的,二是成绩不足以保送北大或中科院而去寻求国外大学做研究的。而我长期以来把自己定位在这两者之间。某些个人感情上的因素也对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异地的mm正在努力地考北大的研,我要是溜出国去似乎有些不厚道 -_-),因此我进入大学不久之后基本上就放弃了出国的念头,TOFEL 和 GRE 考试都没有参加。事实也证明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数学上确实使我的成绩往上述的第一类人中靠近了一些,保研的过程也没有遇到实质性的困难。

在04级计算专业的兄弟姐妹中,选择出国的人算是不少了,当然,方向主要是应用数学和运筹。北大的应用数学是一块很硬的牌子(转述自allegute),众所周知计算系的不少老师都和国外大学的教授们有着比较密切的来往,他们的推荐信很可能使你拿到能力范围之内较强的学校。因此,我一直认为对于想做研究的同学们来说,出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经过某位师兄的耐心开导,或许我在若干年之后也会出国去感受外面的研究气氛。

我本人对保研更加熟悉一些。保研的各种程序和要求显然比出国简单得多,国外好的学校对专业成绩和英语成绩都有限制,并且有些学校还对新托口语有专门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啥都没有的小土鳖自然选择留在国内,也有同学考了GRE但是懒得考TOFEL了,于是也选择了保研。在北大,不少老师做的研究也是很成功的,以他们为导师也会有很大的收获。即使不能跟到自己最理想的导师也没有关系,计算系的各个老师之间常会有合作关系。系主任曾召集所有欲保研的学生开过一次大会,对于每个学生能或不能保上计算系都给出了一个大致可能性。这似乎有些残酷,但无论如何让大

多数人都吃下了定心丸。从最终的结果上看,我院进入计算系面试名单的所有同学都成功地保上了研,也就是说,对于本院的同学来说,保研是一种较为稳妥的选择。

综合起来看,对于有能力并且具备硬件条件,同时愿意往计算这个方向走下去的同学来说,出国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保研的成绩范围是相对明确的,对于保本校的同学来说能否成功保研在面试之前基本已有定论。而对于尚未做出选择的学弟学妹来说,注意关注自己前两年成绩的排位(因为第三年的成绩对排名来说影响不大),再结合自身的兴趣进行选择。计算系可是很喜欢把学生往国外送的哦 :)



苏乃芳:

概率统计专业可以保研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大三下学期时老师都会介绍(房老师很nice的~)。这里主要是我自己的观点。

1、本系。今年统计方向的老师主要有以下几位:研究生存分析的房祥忠老师,研究医学统计的耿直老师,研究捕获再捕获的刘力平老师,以及研究生物信息的邓明华老师。其中刘力平老师因为有一些行政工作所以招的很少。这几位老师的研究工作都很不错,人也都很和善。总之我认为保送本系是首选。

2、中科院。主要是应用数学所和系统科学所(管理学院似乎也可以),老师的信息可以从网上(www.amss.ac.cn)查到。个人认为中科院的研究氛围不错,条件甚至比北大还好,不过读研有点像工作,没有校园的气氛了,可能不太适应,但是人会更加成熟。另外中科院许多老师都只招收直博的学生,报名时一定要看清。

3、光华。保研到光华比较难,其中的金融专业只有前几名的牛人才有希望(貌似要提前有所准备,参加光华的夏令营。顺便说,校外的话如人大金融也有暑期的夏令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都关注一下),另外还有光华的统计学,相对容易一些,不过竞争也很激烈。光华的名气自然不用说,找工作前景很好,不过个人认为如果作研究的话就不如前面两个了。



4、人大。主要是统计专业和金融专业。人大的金融还是很有名的，工作前景很不错。不过总体来说人大比较偏文，即使是统计学，感觉与我们的专业侧重也很不一样；而且学术氛围不浓，两年的研究生生活，可能得到更多的是职业教育的训练而不是踏实的学习。不过房老师还是很推荐人大的吴喜之老师，毕竟是从我们学校出去的。

5、其它：比如清华的统计系、工业工程专业；深圳研究生院、复旦数学系等等。

孙鹏飞：

根据前几届师兄师姐们的经验，我们金融数学系保研的同学，大多数人或者读金融，或者读经济管理。

金融方向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像我们数院金融数学系这样的数理金融方向，或者像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方向。

我们院的数理金融方向，主要是培养针对金融领域的数学建模和数学分析能力。研究生多数选择工作，主要是到那些跟数学模型打交道多的领域和部门；博士生可能更注重研究能力，例如做Quant的工作。下面稍微介绍一下我们院的几位老师的研究方向。就我所了解的来说，吴岚老师和杨静平老师都曾经研究精算方向，现在也做一些资产方向和信用模型的研究。徐凯老师应该是衍生证券方面的研究，黄海老师做投资方面的研究。似乎是因为老师不多的原因，每年保研到我们系的人也不多，比如今年可能有7个金融数学系的保研到本系，同时还有2-3个外系和元培的同学保研到我们系。

类似我们数院这样的外院校的数学金融系就比较多了，例如人民大学的金融系，南开大学的金融系，山东大学的金融系，复旦的金融系等。这些地方，前几年都曾师兄师姐保过去。

如果对实务金融感兴趣，并且希望毕业后进入业界做市场方向，那可以考虑到光华的金融系。它的培养模式是偏实务方向，两年以后就可以研究生毕业（本院一般是三年）。光华管理学院的保研工作全部是在夏令营进行的，因此需要经常关注夏令营的情况。另外，现在似乎是导师负责收研究生，因此最好提前跟你感兴趣的老师混个脸熟，比如做个科研什么的。

如果读经济管理，以往的师兄师姐们去过的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专业，经院的经济方向和清华经管方向等。

我选修了中心的双学位，所以对中心的情况有所了解。中心的经济方向是为了培养做经济学研究的economist（曾有中心的研究生跟我说：“不做研究，来中心做什么？”），因此有志于进行经济学思考和经济学研究的同学可以考虑往这个方向努力。以往每年都有师兄师姐到中心读研究生，今年似乎没有，应该是个特例。因为中心好像很想要数理基础好的本科生，曾经有一年，中心奖学金班所有人都是我们数院的本科生。中心的保研也全部是通过夏令营，而且要想进中心的夏令营最好要有中心老师的推荐，所以，早点去找中心的老师做研究是不错的选择。中心的研究方向比较多，很多著名的老师都是做发展和宏观的，像林毅夫老师和姚洋老师等等，最近中心也聘请了一些中青年教师，有一些研究微观和计量方向。具体的情况还是找老师当面聊，或者找你感兴趣的老师知道的学生聊一下，应该会有很大收获。

张超：



如果选择好了准备保研，那么就应该提前做好一些准备。首先应该知道，保研和出国只能选择一个，在大四刚开学左右会进行保研的意愿征集和相应考试，之后就会准备申请材料。如果打算出国，是不能填保研申请材料的，否则后面出国的手续学校不会办理。

然后要了解一下保研的基本过程。前面说过，开学初会有一个保研考试，这个是保研资格考试，考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解析几何。这个资格考试如果不能通过就不能保研，因此要重视。取得资格之后，需要准备申请材料，包括申请表、个人陈述、推荐信和成绩单以英语水平证明（数院不强求六级过线，但是如果保外院系或者学校很可能需要）。之后就是等待接受单位的通知，可能需要笔试（计算机专业可能需要上机考试），之后是面试。之后就是等待录取接收消息了。

因此，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准备。

首先是学好平时的课程，这个重要性大家都明白，因为后面需要成绩单和排名信息。然后开学之前应该复习一下需



要考试的科目。

第二,我们要学好英语,争取早点考英语四级、六级,并争取取得好成绩。

第三,我们应该在学习之余最好跟老师一起做研究,或者找实验室实习,加强跟老师的交流,增加对将来的环境的认识,这些都将是后面保研时的参考信息的,而且作用很大。这个阶段一般是在大二、大三,积极的参与研究和实习,将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



苏乃芳:

大三暑假:虽然正式的保研工作要到开学后才开始,但最好在暑假时找一下自己想申的学校的招生信息和导师信息,尤其是想保其它学校的同学。对于中科院,最好选择好导师,和老师联系一下或者找老师谈谈。还有前面提到的夏令营。总之“打有准备的仗”这句话大家都懂。

开学前一周:保研考试。曾有人说保研考试只需三天复习就够了,我觉得为了保险复习一周比较合适,毕竟是六本书的内容,而且如果去别的学校面试的话也要考。个人认为保研考试还是挺难的,好在成绩高低并不十分重要,当然考的太差的话还是有可能得不到保研资格的,所以大家不能过分轻视。

第一周:保研考试一结束,专业课的排名基本上也出来了,想保本系的就要忙着找老师了。我们系的老师基本会看着前三年的专业课成绩排名决定。这个就不是临时抱佛脚能解决的了。排名比较靠前的同学基本可以高枕无忧。但还是要等到笔试面试后才能基本确定录取否。

如果要保送到其它学校就要同时忙着申请了,一般申请3到4个比较合适,网上报名,找老师写推荐信,填各种报名表,交材料,一般学校的截止日期是20号。推荐信一般大家都觉得比较麻烦。其实这在保研的申请中并不太重要,只要自己写好再找自己学的比较好的几门课的任课老师签名就行了。这一周中还要准备面试和笔试,主要是复习数分、高代,概率论,数理统计,测度论,实变函数,也许还有你要申请的专业的相关课程。

第二至三周:笔试面试。本系的笔试和面试是在一个上午完成的。笔试主要是考上面的那几个科目。面试时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四个老师提问。我被问到问题包括“无偏估计是不是相合的,举出反例”,“谈自己参加建模竞赛的过程和想法”等等,大家也不用紧张,本系的保研结果在第二天就会出来,大概保研的同学中前一半的同学可以保到本系。一般本系的面试和笔试与其它学校的笔试和面试形式各异。

其它学校一般会根据专业课排名筛选一下,再公布面试和笔试名单。对于北大同学,进入这一名单还是比较容易的。相比本系来说,其它地方的笔试和面试占的比重更大一些,要好好准备。中科院今年是上午笔试,6道题3到概率3到统计,还是比较难的,下午面试,主要问一些专业问题,但老师们不会很难为你,遇到不会的问题尽可以答“不知道”(只要不是所有的都不知道就好)。一般第二天就会出录取结果。而人大的笔试相对比较容易,感觉上太过文科了,会考一些诸如“为什么要多次测量求平均值”的问题,不过对我们这些答理科题目顺手的人来说,竟也会觉得难以下笔。面试也类似。

虽然有些学校的录取结果会比较晚出来,但一般第三周就定下来了。十一就可以轻松的度过了。



蔡振宁:

在08年的保研中,除了金融系没有面试之外,计算系的面试在我看来是最简单的了。给每个人的任务都是一样的:进入面试教室后,首先要求来一段英文自述,接着让我们任意挑选一个基础课或是专业课里的知识点进行讲解,最后老师们根据我们所描述的知识点提几个问题。我是第一个进去面试的,出来后把面试的问题告诉大家,大家便纷纷开始准备了……其实在我看来,这样较为轻松的面试模式说明老师们已经接受面试者了。如果你发现你在上面讲时,下面的老师都不怎么听,那么你的心中就可以暗喜了。我们这一级的面试结果也是很好的,所有参加面试的同学们都顺利通过。

但在面试之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最吓人的一个描述是所有的老师看着张平文老师一个人提问,他会先问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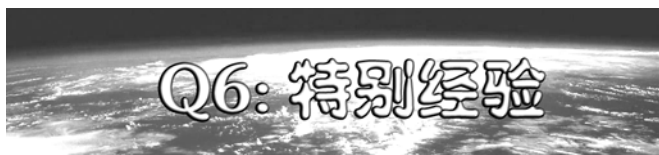
学过什么课程,然后针对你学过的课程问问题,难度逐渐加大直至你答不出来为止。然而在我面试的那一天,张平文老师并没有到场。无论如何,如果你发现老师很认真地问你问题,那么很可能是你的水平真的需要考察了。

在通过面试并被导师接受之后,保研的同学们就基本上被定性为“猪”了。当然我们不能做“猪”,我们还有很多值得做的事情去做。在经allegute建议,eternity推荐之后,我成功地加入了数院网络组,也算是在本科结束之前为数院做一些贡献,在这里也对两位同乡师兄致谢。此外,李若老师的自适应方法讨论班是必须参加的,既为了我的本科生毕业论文,也为了给研究生阶段的工作打下基础。李老师的讨论班是很照顾本科生的,上这个班的有四个本科生,到目前为止听起来都不会有太多的障碍,我也很荣幸地去讲了两回,当然只是一些技术性的话题。另外为了出国,我打算尽早开始准备GRE单词,这学期的选课阶段由于基本认为我会保计算机研究所的研,所以没有选研究生的课,那么背些单词也算是为研究生阶段减轻负担。总而言之,大四对于保研的同学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段,在享受闲暇时光的同时,也别忘了为自己的将来做些准备。

张超:

尽管大家大四一年没有多少课程,一部分人确实开始了很放松自由的生活。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同学继续在学习,科研或者实习。

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利用好剩下的半年多时间,多学点知识充实自己,尽早的跟老师一起研究,或者跟着实验室一起做项目做研究。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能锻炼自己的能力,最后更重要的一点是为将来的研究生生活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我们的起步就会比别人早,能更快的开始研究。而且充实的生活也能给人带来愉悦和满足。



方旭赞:

三年前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最后会保研到光华,这可能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出乎意料的结果。光华在北大确实是一个很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地方,因为谈到光华管理学院,大家一般都会想到“赚钱”,而它的职业教育又的确很适合那些

将来选择进入职场的同学。总之,这个地方和我们学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环境。

这次去光华也很有点机缘巧合的成分,因为学生会曾经组织过一次光华应用经济系的宣讲会,自己去听了之后感觉还可以,就报名参加了由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的保研夏令营(一般在五六月份就会在网站上给出通知),并且报的是应用经济系。后来又在同学的建议下修改了志愿,选择了光华金融系。光华比较适合我们数学学院学生的有三个系:金融系,据说它的初选要求比较高,需要较高的排名;应用经济系,有很多有名望的教授,并且也很青睐数学系的学生;商务统计系,适合概率统计系的学生,并且方向与我院的统计系有所差别,偏重商务上的应用。这三个系,金融系是两年的硕士收费项目,学费较高,但是有少量的奖学金名额。而应用经济系和商务统计系都为五年制博士,但是可以较容易转成三年制硕士。希望将来从事经济金融领域研究,并且打算保研的同学们往往会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及光华管理学院之间选择。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经济研究中心要求参加保研的同学专业为经济系或者本科阶段修过经济学双学位,而光华管理学院在这方面的要求要宽松很多,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对纯理科背景的学生也不会拒之门外。

初选会要求提交导师推荐信,本科成绩单,个人陈述等,中文书写即可。如果通过初选,就会在八月份来光华管理学院参加一个保研的夏令营。夏令营期间,安排了较多讲座,并且光华提供夏令营期间的食宿(北京学生不享受住宿),还安排了几次丰盛的宴席。最重要的也就是最后的面试了,面试的成绩将直接决定你能否进入光华读研。面试的内容据说是围绕你的本科阶段所学课程的,因此在之前,我也很粗略地将一些数学基础课看了一遍,由于是面试,不太可能问到定理证明的细节,因此记住结论,会用即可。如果修过经济金融类课程的同学可能需要把相关课程仔细复习一遍。

最后在面试时,运气很重要,因为当时面试的房间有三个,抽签决定,我恰好进入了一个数学背景的老师较多的面试房间,而我的另一个同学就运气不好地进了一个文科背景老师居多的房间,所以两边的问题风格差别很大。希望以后老师的分配要合理一些。面试时,一开始有一个老师让我发表对中国股市的看法,并且询问我基金公司的操作。我很郁闷,因为自己基本就没有修过经济金融方面的课,所以回答得很业余,大概就是平时偶然从网络,报纸上得到的零碎印象。然后那个老师又询问了我一个让我很郁闷的问题,他问



我股市上涨的概率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虽然我是概率统计系的学生，可是这样的问题就算修过陈大岳老师的《高等概率论》也没法回答吧。随后就有老师问了几个实变里的很简单的问题，只是陈述定理的结论而已。随后我觉得不能再被他们乱提问题带到我不熟悉的领域去，于是就主动把面面试带向数学的方向，和面试老师开始谈论金融数学的很大一个分支随机过程应用的问题，也就是把自己以前在参加新加坡交流时听的讲座包括平时看的一些书籍的零星知识充分应用，并且适当地举出一些实例以便让面试老师们理解，因为并不是所有数学背景的老师都对概率论理论理解得很透彻。最后时间到了，我还有些内容没有说完，就把想说的内容转变了形式最后给面试老师们提了个问题，也得到了他们的赞赏。面试部分就这样结束了。

随后系主任会在后几天电话通知面试合格的同学，注意接听电话就好了。当时我因为宿舍信号不好没有接听到电话，差点就失去这个资格了，所以在面试后的几天里，保证自己的通讯工具一手机工作正常是很重要的。如果面试没有通过，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后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最后，大家应该有很多出路选择，仅就光华而言，应用经济系与应用统计系也是很好的方向，包括金融系在内，将来都可以跻身业界，或者在学术界继续发展，取决于个人的兴趣方向。对很多对实际应用更感兴趣的同学来说，增加背景的多样性有时和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样重要。保研本院可以保证我们一个更加系统扎实学习基础知识的环境，走出去看看也许会提供一片新的天地。

数学 or 计算机

蔡振宁：

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承认我对这两个学科都有兴趣，或许在保研的时候对于专业出现两难现象的人不多，以下就当作是给大家一个关于是否改换专业的教训吧。

我于2007年3月到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实习。去和研究所某实验室的老板谈的第一天他就问到了我是否考虑保研，当然那时我还没有任何关于保到研究所的考虑，只是凭着对计算机的兴趣去尝试实习。在那里实习所做的事比我所想像的要“高级”一些：并不是像处理、统计数据一样机械的活儿，而是在第一周之后就让我接触到了某个项目较为核心的

部分。不谦虚地说，我认为我在那儿实习的前期表现还是不错的。于是很快地，那儿的老板又三番四次地找我谈保研的事，因为我能够较明显地感觉到被器重，也就渐渐地开始考虑保研究所的研了。

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对自己的成绩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后来看到的真实情况相比，我确实低估了不少，之所以会答应保计算机的研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数院确定保研人员的时间比计算所那儿要晚很多，万一数院的保研出了任何问题，后悔就来不及了。而当时实验室的老板给了我承诺，只要面试笔试不要表现得太过不堪，能保上几乎是一定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经过和家里商量之后，我决定答应下来。

第二个教训是没有深入地去了解计算机学科。或许你喜欢某一学科的某一方面，比如计算机编程和算法设计，但和你真正喜欢这一学科，比如计算机，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学科，哪怕只是学科的一个分支来说，它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和需要做的事都很可能和你喜欢的那一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答应保研之前，老板和我描述过很多关于假如保研了之后未来的所做的课题的方方面面，然而他所描述的只能是前者，也就是一个片面，因为口述只能说一些比较关键的部分，并且不能很好地把需要的思维方式表述出来。然而到了后期我渐渐地发现，实现这些我感兴趣部分所采用的方法或者途径与我所想象的有太大的差别，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和我从三年的数院学习中继承下来的也截然不同。这些使我在实习后期产生的转投数院的想法……

第三个教训是最后撤消计算所时的保研时采用了不甚明智的做法。学院排名公布之后，我对计算机学科（准确地说那个专业）的了解也深入了不少，于是想保回数院的情绪越来越高涨。当时本该尽早好好和实验室老板谈的，但我却一直不动声色。直到9月21日上午发生了一件让我十分不满的事，我才于当天晚上向老板提出，这直接导致了计算所少了一个招到好学生的机会，因为那时候好学生大都已经有了其他“归宿”了。当天晚上我和实验室的老板大约有两个小时的观点碰撞，这一次最直接地验证了我原先预想的我在计算所读研时将会发生的种种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一拍两散。

总结一下，如果保研时要选择转院的话，务必要慎重。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能够保证你所换的专业的确适合自己，因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已经被打上了数学的烙印，转院后那些数学的东西究竟会成为登高时的踏板还是征途中的累赘，自己心里要有个判断。如果你恰巧是像我一样对本专业



和另外一个方向都有兴趣的同事，请在保研时好好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思考一下究竟那个更有前途。另外，和出国一样，牛人们在保研时不要挤掉了别人的名额哦：)

选导师

先说一下我个人的情况吧。有了计算所保研事件的教训，我心想选导师时一定要找我喜欢并且有所了解的方向。我首先去找的系主任张平文老师，和他简要地说明了我的情况之后，他问我我在计算方面所感兴趣的内容。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自适应方法”。当然，我和计算系大多数保研的同学一样，希望能够跟着大牛张平文老师读研，因此我在去和张老师谈之前也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他确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当我做出回答之后，张老师告诉我他目前并不关注这一领域，并且向我推荐了他的学生李若老师，指出李若老师虽然年纪不大，但在这一领域上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并且计算机方面李若老师也是大牛，选他做导师会在数学和计算机两方面都有发展。随后我就去找了李若老师，他答应只要我能够顺利通过面试就OK。面试之后，李若老师签了一张条子给我，意味着确定让我做他的学生，选导师的事宜就结束了。

再次重申我前面的观点，选导师就意味着选研究方向，因此在做这一步之前强烈建议学弟学妹们向研究生哥哥姐姐们咨询，尽量对将来所做的事有一个大体的概念，不要太过盲目，仅仅凭老师“牛”的程度来选择的方式是不明智的。了解的范围则是越广越好，尽量多给自己一些选择。另外，选导师是应尽量赶早，因为一般来说每个老师只带一名硕士生和一名博士生，虽然面试之前导师不可能给学生任何的承诺，但在他的心中还总有个先来后到。如果不尽早行动，则很可能被别人抢了先机。虽然一个系里大家都是朋友，但也正因大家都在一个系里，才存在着竞争，竞争之时只要不要手段，大可不必谦让。

硕与博

这里顺便提一下关于读硕还是读博的问题。在计算所那儿，我是选择了读博，因为相对与工作来说，我对做研究更感兴趣，并且如果据实验室老板的介绍，从那儿读出来并直接出国的人很少；而读博能获得比读硕相对好一些的待遇。而保到数院则情况有所不同，三年之后进军国外的大有人在，我也希望给自己留这么一条出路。即使真的要转博，据汤华中老师说，硕转博的考试卷与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卷是一样

的，因此读硕对我来说也并无吃亏之处。另外对于此我也问过李若老师，读硕的一个弱势在于硕士的三年和博士的五年相比，能做的工作少得多，也就是说进入研究生阶段后导师交给你的任务会不一样，那么在三年中，硕士的收获可能要比博士少一些。张平文老师也说过，选择了保研就意味着以后很可能在国内做研究工作。因此如果不是想出国或者急于工作的话，以读博作为人生的一个“五年计划”，也是十分有益的。

Q7: 几点忠告

苏乃芳:

- 1、成绩和排名是保研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无论什么学校什么老师，都是通过成绩来认识你的。所以学好自己的专业课是最最重要的。
- 2、在保研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多找老师谈谈，这样可以解决自己许多疑问。
- 3、谈谈关于直博的想法。如果想学更多东西或者以后搞研究的话，其实直博比硕士更好，许多同学也都在研二时决定继续深造直接转博了。所以如果自己喜欢搞研究，直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4、值得一提的是，决心要保到外地的话，一定要有非比寻常的坚定意志，因为外地学校保研工作进行的比较晚（比如复旦是在十一快结束时才复试）。实践证明，能坦然撑到那时候的人不多，当然除非你有足够的决心~
- 5、要有信心。这不仅指要给那些考验你的人以自信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它能助你度过这个很重要并且不那么好过的关头~

结语

主持人：感谢师长们质朴真切的心得和经验，祝愿你们踏入另一片美丽胜境，继续数院的神话！■



9月30号晚9点半，思量已久的计划终于是现在进行时了。

几个快要成年的孩子研究好路线，裹着微凉的寒意，踩着零星的雨点，张望转车，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我们到了。

请不要嘲笑，我真的从未来过天安门，尽管那首《我爱北京天安门》一直会唱。曾经无数次的想象来到这儿，我会如何兴奋地左顾右盼。然而从未料到，当我真正近距离触及她时，却在抱怨拥堵的人群、中国人盲目的爱国热情、北京可恶的秋雨、KFC的不通宵营业……这是在又一次地提醒我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大概是11点吧，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等待。大多是一腔热血的青年学生们，人潮涌动，排了不止500米长的队；那么多和我相仿年纪的军人午夜出动维持秩序，不苟言笑，笔直挺立，更可贵的是我发现他们都还挺帅哦（好想去为他们撑伞阿，可那样同伴只能淋雨了）。

感谢发明了“杀人游戏”的仁兄，让我们一行9人得以在漫漫黑夜和滴沥秋雨中寻得一丝聊以寄托的光明，撑着4把伞，法官穿着雨衣，9个虔诚的家伙开始了他们的游戏，苦中取乐，煞有介事的推理，若无其事的伪装……转眼带我们进入祖国成立58周年的日子，尽管凌晨的北京特别冷，尽管已被雨打湿的秋装很难再继续保温，我们还是为又度过了一个小时而兴奋。零点已过，升旗还会远吗？

广场上真的好多勇士（就和我一样啦），他们都是为了纪念这个特别的时刻而来，或是为了使自己人生多一点经历吧。我站在无数把雨伞之间，突然涌起俗透了却真实现于脑中的使命感……广场上昏暗的钠高压灯烘托了气氛，原来夜深了毛主席还有这么一大群不眠的爱国者（他老人家一定无比high）。

无语，因为太想回答具有意义的升旗给我带来的思索，太想体味周围人带给我的感动，还有因为我已经很冷了，铁定感冒了……不想再耗费能量了。

再后自然是等到鱼肚白，突然间音乐声响起，收起所有的雨伞，国旗与我们一起沐浴在上苍赐予中国首都北京的雨中，所有人不约而同高声唱响国歌。那时那景，想只要是中国人都会鼻子一酸内心涌起冲动吧。至少我庆幸自己一夜的苦等拥有了可观的回报，这算是我第一次亲临现场观看升旗吧，虽然我是从前面叔叔的摄像机中看见的国旗班护卫队，并且十分悲哀的没有瞧见乐队。



三遍国歌后，该结束了吧。喇叭里却在提醒游人请将杂物带走，扔入垃圾箱内……

低下头，狼藉…这是对我们爱国的极大讽刺吧。日本国民可以做到奥运开幕式结束后场地不留一丁点杂物而愿意在雨中守候一夜的我们，冻了一夜的我们竟表现不出最起码的文明习惯…是有点眼高手低的意味么？

失去了庄严的肃穆，剩下的只是一群人普通的聚会。

我们要爱国，可到底该怎么爱呢？难道仅仅是在每一年的某一天，那一天，在天安门前看一次升旗，在国歌奏响的时候拳头握紧，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仅仅是在国家利益已经受到侵犯后义愤填膺而平日却不会从点滴起维护自己的家园？地上的杂物好刺眼……

环顾四周，再次瞻仰。雨中，五星红旗，在飘扬，在人造风的吹拂下。思潮翻滚，心，却又空落落的。空中楼阁般的爱国热情能让泱泱大国持续稳定发展么？爱国，那就表现出我们的素质吧！不要只在重大的时刻场合才让外国人觉得，现当代中国青年人确实风貌巨佳，和他们相处交流是件融洽愉悦的事。我们有实力，有能力证明每一分钟我们都维护着中国的良好形象。现在我国周边国际形势着实令人忧虑，那么多潜在的危险威胁需要我们正视克服。我们不可以再漫不经心了，何况是在天安门呢？

经过一夜的等待，收获了，醒悟了，应该着手去做了。和我一起广场上等待的朋友们，还有在心底、在睡梦中和我一起等待的朋友们，你们会去做么？

为了那面雨中飘扬的旗帜，为了心中神圣的信仰。■



发信人：许子辰，信区：Heartbridge

标 题：别处的风景

发信站：心桥（2007年11月24日21:45:10），转信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当初没有参加辩论赛，现在的生活会是一副什么光景。假设总是不可确定的，正如人无法回到过去，无法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我想当初在面对命运之手的邀请时再稍稍犹豫一会儿，现在我也许仍埋头于各种数字和符号，沉浸在无法解脱的苦闷和枯燥之中。

是的，辩论为我，也为其他人，打开了一扇窗，通向另一个未知的世界，让我们看到别处的风景。记得一开始在DY学长的带领下第一次接触系统的辩论理论时，着实吃了一惊。辩论远比想象中的更丰富，更有韵味，也更值得探索，在立论、攻辩、总结各个环节都有着外人无法想象的缤纷美丽。辩论绝不仅仅是口舌之逞，更是聆听与思考，组织与表达，高拔出尘与脚踏实地，渊淳岳峙与沛然磅礴。在准备辩题的时候，我们一次次被自己批驳得落花流水，然后一次次站起，将思考推向更深的层次。这是我在接触辩论之前从未遇见的。辩论的世界，一个有别于符号语言的逻辑空间，绮美瑰丽都在这里展开，释放着异域风光的强大吸引力。

我个人以为准备期是辩论赛全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故事在这里发生，正如无波的水面，说不准就有一串思想的泡泡浮起折射着五彩的光晕，或者是狡黠的逻辑如小鱼般跃出水面，在阳光下划出一道金黄的弧线，然后咚的一声将思绪带向深邃的暗处。记得在准备“中国慈善事业的落后主要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时，DY学长提出用不完全归纳法，列举个人社会问题，再用反证法、控制变量法来证明主要因素。甚至于“某某某很2”这个信手拈来的时效命题都可以被从个人与社会层面上剖析。还有一例是“平凡是不是福”，为了论证平凡是福，一个很数院的证明方法被提出，假设福表示正值，先证平凡不是不福，即通过举例说明平凡大于等于零，然后证明平凡不等于零，于是平凡就大于零了……那场对手是艺术，这个逻辑似乎最终没用上，不过当时我们确实为这个想法乐了好一段时间。数学可以如此解构，或许是因为数学的思维被放在辩论上，桔生淮北，熟悉世界里的平凡成了别处最绚烂的风景。

刚开始准备辩论那一段，我们基本上天天忙到一点半，还有几次两点的经历，然后第二天是一上午数学……那是一段令人崩溃的日子，但我奇迹般从中锻炼出晚睡的能力。辩论把我从日复一日的重复中解脱出来，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感受另一种别致的风景。有时大家一起回寝，36楼前水迹依旧，那是一小时前爱情宣言的遗址，心形烛火泪尽后叹惋流连的

洒然与豪迈；有时男生搂着女生在午夜的楼道口聆听晓风舞动在发梢的誓言；有时候夜寒露重昏黄的路灯散射着湿润而凄迷的微光，稍稍点亮泪点斑斑的落叶，风往耳里灌，一切与熟悉的北大不一样……有一次，即将拐入宿舍楼区时李亮停住我，给我讲星星的故事。天上那四个亮星，是秋天的猎户座。我用近视眼眺望迷离的星空，四颗星一闪一闪，像极了几何课上美丽的不规则四边形……这一切都是辩论带给我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有种感动，仿佛看到了宇宙的另一面，一个在数学之外，在平常生活单调的重复之外的，别处的美丽。

发信人：李亮，信区：Heartbridge

标 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发信站：心桥（2007年11月25日12:38:20），转信

决赛前在阳光大厅的舞台上，主持人把我的一番对前辈们由衷致敬的发言概括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这显然是个真命题——辩论场的一方永远不是一个人，总会有另三位战友与我并肩战斗。现在我就想说说我的战友们，说说我们一起战斗的那些白天和夜晚，说说发生在我们之间的那些平凡却让人记忆犹新的故事。

「合集」 新生辩论记





=====徐子辰=====

子辰在辩论场上的表现很有特点：略带福建腔的口音，飘忽但又透露出几分儒雅的眼神，以及说到兴起时大幅度摆动的手臂，都是他在场上的标志。他做过一辩和三辩两个位置，发挥也是一贯的稳定，比如首场对物院，正是他的稳定发挥在关键时刻稳住了阵脚，并帮助我们取得了胜利。

子辰是个办事很认真的人，每次赛前准备他都是最一丝不苟的一个。记得准备第一场比赛的头一个晚上，师兄师姐们以假想敌的身份，在一旁滔滔不绝地驳斥我们的观点，在我们三个被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时，只有他敢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与“强敌”正面交锋，即便被驳得体无完肤也仍昂然无惧色。如果在准备时有谁提出的观点他没有听懂或不赞同，他一定会要求那个人给他解释直到他完全理解或是形成共识为止。我记得第二场比赛他做一辩，有一段立论陈词是以我的观点为主形成的。他对那个部分一直不是很理解，不断要求我解释，然后再根据新的理解一遍又一遍修改稿子。

说来也巧，从院内比赛到新生杯，以及之间的许多场模辩，我和子辰总是在一个战壕里战斗，从未有过交锋。子辰是港大的委培生，大一上完就要离开北大了。因此我也跟他提议，以后他去了港大就举行一次校际比赛，也让我们尝试一下做回对手。

=====张吉源=====

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五场比赛下来我们一共换过三套阵容，基本每个人都打过不同的位置。但就在这种频繁的变阵中，张吉源却与二辩这个位置建立起了严格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每场比赛都以这个身份出场。北大的辩论赛程从今年新生杯开始改制，对二辩的要求与以前截然不同。考虑到我们决赛的对手国美更换过二辩，张吉源已是本届比赛唯一打满五场的二辩选手，也可以说是新赛制下北大最资深的二辩了。

张吉源在赛前准备时总可以把对方某种观点的反驳的话提炼到一句以内，对此我是十分佩服的。担任二辩，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抓住对方一切漏洞进行攻击，在我方三辩找不到一个完全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他常常需要独立完成“掩护主力顺利转移”的任务。张吉源说话语速较快，结语也一般会用陈述语气的疑问词，这使他朴实的辩风透出一丝诡异，对手往往很难适应。

准备后三场比赛时，姜子麟已经不再参加，深夜准备结束后，当师兄师姐们一个个和我们招手挥别，走在回36楼路上的就只有我俩了。每晚我们都会闲聊许久，可具体聊过什么现在也记不真切了。其实人与人交往就是这样，不知不觉间我们一起经历又遗忘了许多东西，但也是在这不知不觉间我们由陌生人成了朋友。

=====姜子麟=====

子麟在前两场比赛中担任四辩，很不错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记得那时每当对一个问题准备陷入僵局时，总是他的一句话给与我们一种全新的思路，让整个讨论峰回路转。当第二场比完他因为太忙离开之后，如果讨论又陷入了僵局，我总会不自觉想起他来。

子麟最让我称道的是他在写四辩稿时对文字的解析。第一场比赛我们的辩题是“国家发展与治理更应该患寡还是患不均”，一个关键的交锋点便是对“寡”这个字的定义。于是子麟在总结陈词里写道：“对方辩友在‘寡’这个字上犯的 error 还真是不寡啊！”而第二场比赛辩题是“现今中国政府是否应该限制房价”限制的含义自然成了双方必争之地。于是子麟在诘辩时又说“对方无限制地扩大限制这个词的意思”。这种总结方式，颇具新意。

我们第一场对阵物院时，大家都还是菜鸟，赢得稀里糊涂，几乎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后来一步步走到决赛，我们终于脱胎换骨，被师兄师姐们说来就是“朽木开花”。不过看到只一



起打过前两场比赛的子麟，我总会想起那些属于菜鸟与朽木的日子。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或事的存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真相，也提醒我们一旦停止了前进，还会回到当初的状态。

=====张雪珊=====

第二场比赛后子麟因为有事不能参加，张雪珊被陈建羽师兄拉来，成了我们辩论队的救火队员。事实证明，她出色并且超额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她的使命：不仅帮助我们一路挺进决赛，还拿到了本届新生杯我们唯一一个个人奖项——“总决赛最佳风度奖”

说到风度，张雪珊在这一点上的表现确实让人称道。比赛时她的左手总会以一种特有的频率和路线在身前绕动，而她的语气则从坚定中透出几分“酷意”，任何时候都显得处变不惊，给整个团队带来信心。她在一辩位置的表现颇有几分老到，对局面有着天生的掌控能力。这一点，正是我们这支队伍本来所最欠缺的。

张雪珊的到来也改变了我们平时准备时的习惯和氛围。比如她抢去了1568那块原本属我板书最多的黑板的使用权，在上面认真总结每个人的观点；比如她的到来让每晚的备战结束几乎提早了两个小时，充实了大家的睡眠；又比如在她的号召下许多数院甚至是其他学院的新生加入到了我们的讨论中，让本来有些冷清的备战场面变得人头攒动；可最让我影响深刻的是或多或少有些完美主义的她在写一辩稿时总是进度缓慢，直至比赛当天才能完成，但到了场上念稿时她却完全没有仓促的痕迹。

我的战友们与我一起度过了四十天有辩论赛陪伴的日子。相较于大学的四年，四十天或许很短，但其中的苦辣酸甜，在其中付出的汗水与收获的友谊，却都会成为我在燕园度过的这四年之中最值得珍藏的一份美好回忆，永远保存在心底。



发信人：Ellie，信区：Heartbridge

标题：某屋散记

发信站：心桥（2007年11月29日22:19:12），转信

有这么一群人，会在一学期的某个特殊的时间段，突然开始频繁造访1568：或是慷慨激昂，或是引经据典，或是奋笔疾书，或是口若悬河。话被打断是经常的事，思路被彻底推翻亦不少见。有时一屋子只有寥寥数人，有时简直像各院系各年级联谊会。在这里，事先有论点的人可能会被无备之兵打得落花流水；在这里，一人单挑三将也可能丝毫不落下风。这里虽然有数院常见的挑灯夜战，却几乎没出现过一个数学符号；这里虽然流动着数院理性的思维，却常常闪出一丝狡黠。这里是哪儿相信不用再多说——数院辩论的福地，1568。

我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踏入此屋的：本来只是想当救火队员，不想却一直待到了最后。或许，曾经站在门槛上犹疑却最终决定跨入的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比较屋内屋外的风景，审视自己当初的抉择。

本来说过“我肯定不会去打新生杯辩论赛的”。原因很简单：耗时间。高考进来，本来就没竞赛背景，还不一门心思好好钻研数学？可我很快发现：自己完全不是那种可以一天到晚心无旁骛纯粹学术的人。何况，考入的是数院，更是北大。即使真能做到一天到晚都泡在数学里，那我的生活呢？人文学科呢？我真的想成为“数学家”吗？

跨入此屋的第一个晚上，我几乎是猝不及防地被卷入了一场思维风暴。“中国慈善事业的落后主要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国民心态、历史缘由、各朝各代社会结构、历代典籍……一连串的东西被DY、张原等人几乎是信手拈来，又在我耳旁呼啸而过。特别是DY分析了慈善事业的各个环节然后突然指出交锋点的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辩论对知识结构、对思



维的强大冲击与改造，以及一个让我兴奋不已的事实——原来数院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

的确，辩论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它让我看到了效率有时是与手头的事情多少成正比，让我看到了身在理科院系也完全可以建立起人文社科的知识结构，让我看到了ZXW姐姐、张原学长这样辩论学习两不误的强人，更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毅力、潜力，收获到了“危急时刻总会站出来帮你说话”的好朋友……

1568，数院普通的一间小屋，让我更加清楚了，自己应该如何数院这个大房间里行走。

发信人：张吉源，信区：Heartbridge
标题：我是如何走上辩论这条“贼”船的
发信站：心桥（2007年11月30日10:08:11），转信

一开始，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今天。从小看我长大的人都认为我不够适合参与这类对语言表达要求极高的活动。当然有人会说这种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是啊，我就正在培养不是么？这么多年……总算有点进步吧。

辩论和辩论赛是不同的，就像电子游戏和电子竞技。辩论本身是个人人都可参加并且常常参加的活动，但是一旦上升到比赛的层次，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现在回想起来，最初我的兴趣可能只在于辩论。可是辩论？生活中的辩论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吵架，代价不小效果却很难预料。然而辩论很能锻炼人的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不要以为只有看侦探小说才锻炼这个。后者是数院人十分需要的，而前者是所有人都需要的。又然而，生活中的辩论（如吵架）效果不大……所以，我参加了比赛。

说是被拉来的也好，别的什么也好，但是自己心底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奢望：要是真的表现得好，得了些成绩该多好？大凡参加某项活动的人，对结果都有或多或少的期待，总希望收获点什么——虽然收获的未必是想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辩论赛所带来的负担却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要形容准备辩论赛多么辛苦，那就是时间、时间、时间。时间总是不够，破绽总是存在，要命的是作为数院人，能有多少时间呢？

时间是人生最重要的朋友，同时也可能是最险恶的敌人。但是它不可预料，意外无处不在。好吧我说这些主要是因为，决赛的推迟给我的整个计划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当然不只是我，每个参与的人都要接受，要先期中考试再准备决赛。辩论是一项技能，半个月不辩对我们这些训练不多的人来说，是个非常麻烦的中断。当然也有好处，我们不必冒着期中

挂科的危险准备决赛——恰当地说，是不必冒着决赛被横扫的危险准备期中考。辩论是大家的，期中考则是苦乐自知啊。

不过，在一起准备辩论并不是对学习毫无帮助，毕竟有那么多人一起讨论，还有和蔼的师兄师姐们热情指导，绝对可以结识值得学习的人。反正学习和辩论赛一样，都是要花精力的，资源共享岂不快哉？

比赛已经过去了，想想都学到了什么——比如合作讨论，比如分配时间，比如充满激情的思维方式，比如不可思议的1568……辩论赛不是永恒的，但学到的却可以一生拥有。

比赛结束了，开始新的探险吧。

发信人：小编，信区：Heartbridge
标题：小小感想
发信站：心桥（2007年12月1日07:12:39），转信

我们见证数院07级新生辩论赛的历史突破，见证数院07辩手阳光大厅的辉煌。

同时，也不能忘记，教练邓杨的倾情指导，以及05、06辩手组成的智囊团对整个比赛的支持。我相信，没有你们，我们07的ddmm也无法达到这次辩论赛的辉煌。让我们也为你们这些幕后英雄叫上一声好。■

附件：决赛海报.jpg

北京
大学
第二
届
新
生
杯
辩
论
赛

[数院] VS 国关

二度入主金色阳光大厅
能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方主场]
缓解能源危机，开源重于节流

[对方主场]
缓解能源危机，节流重于开源

[我方阵容]

李亮
张雪珊
许子辰
张吉源

领队：陈建羽 总教练：邓杨

飞扬辩论巅峰之战 冠亚之争鹿死谁手

18日(周日)晚18:30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

海报制作：孙启明



旅客

宋永佳



旅客这一概念最近两年集中体现在北京西站，每当旅客繁忙的季节，作为首都的门户，充斥着全国人民的口音，他们或单人，或结伴，或组团，千百种组合，或离开，或返回，川流不息。

给人的感觉，旅客总是操着一口杂糅的口音，带着些许疲惫和自卑，走在陌生的道路上。或许前方应允他们的，只有望不尽的等待或是等不来的遥望，但每一条脚下的路，却永远由这些旅客铺就而成。

如春雨般飘泊黯淡，落雨依尘，又如雪花般翩跹浪漫，化雪成诗，旅客总是把希冀装进行囊，把情思传遍天涯。他们眷顾一切关于故乡的忧思，又在沿途的风景中体验世间一切的精华，一切的一切，在他们面前游走，穿透，直到终点，抑或说成是不断更替的中转站。然而他们的步履，却常常又为这些琐碎所羁绊，沉重的脚步，踏上每一块新奇的土地，凝重而传达深远。千里迢迢，往往不及一阵微风来的洒脱，超然。

历史的旅客往往被世俗的眼光所追踪，他们的身影常常是聚光灯前的昙花一现，但最终难以摆脱飘泊的命运，或许历史总是倾向于在冥冥之中将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推上时代的浪尖，最后却总是故意留下某种遗憾化作哀伤降落在那些旅客的身上。这正所谓凝视，才是旅客抒发这些言之无物的感慨的最佳方式的最好的解释吧：在凝视中可以没有自我，在凝视中可以没有恐慌，在凝视中可以没有未来。然而凝视又不等同于逃避，事实上，他们无所谓逃避，因为逃避往往是为离别而哀唱的笙箫，伴着烟云的散去，怜悯之心的点滴收获永远是那旅客心中最不可承受之轻。他们宁愿无功无禄，无名无姓，但他们所追求的，是理性在飘泊中的投影，是伤痛在风化中的抚平，是岁月在起伏中的涨落，或是夜曲在雨夜中的平息。

旅客们被定居者看作过客，随风而来，伴随着异乡的气息，又最终离开，留下或多或少的痕迹。或许眼睛这座心的

窗棂在洗刷之后会变得更加明澈，那么这些过客的到来则无疑是这种视角的扩散和张扬。人生如来客，是客死他乡还是落叶归根，决定于人生的态度。过自己的生活，过客亦是主人，为外物而东奔西跑，永远只是过客。我常想，究竟何为过客而何为主人呢？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成就多少过客？然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勇气，又是从何而来？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逸士，思乡而寻求飘泊，身为过客而不乏潇洒，一旦灵感突现而成就其家，人定自定。

又是一个个厚厚的旅行箱，眼前似乎堆满了盛有各种生活姿态的行囊：厚重而有失分寸的老人，他们为了儿女，作出了太多牺牲，他们的愿望维系在这个破旧的行囊里，理性与思辨在此时变得浅显而不符时宜，能解释他们的只有身后的感动和微微的颤抖；轻松而略显轻浮的年轻人，倒像是体验生活的高手，尽力彰显自己的情调，但过于便利的手脚，往往在拥挤的条件下无所适从，他们宁静片刻，最终归于喧嚣，难以沉淀，随意凄凉；头发凌乱的民工，背着麻布袋子，在车厢内拥挤着自己的宿命，每一次飘泊，是每一次家人的期待，他们付出的太多，他们得到的尊敬又常常太少；各种各样的旅行社，传递着号称旅客的人们的好奇，把一个个名山大川从地图和照片上投影到旅客的心中……

在校园里，可以称之为定居者了，可到了人潮涌动的时候，又好像安定得不那么明白。习惯于在人潮中搜寻最适合自己的那一个，却常常忘记了同样在飘泊的自己。穿梭在三点一线上，与真正的旅客形似甚至神似，平日里难以发现生活，只是到了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一时间场景触及灵魂，开始摆出深沉的模样，尽力去铺展开这些久违的氤氲。不承认自己是旅客，正如不承认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中是一种旁观，人总是希望去主宰，去决定，可Cauchy早已在抽象的复平面上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知道自己的分寸，请先遍历你的周身。

每次出寝室楼，短短的几分钟，窄窄的过道里，正如进站时拥挤的入口。在那一刻我看得十分明白，旅客的传说将继续，而感慨的思绪终归散去，离别的煽情停留在启行的瞬间，然而等待的道理，大家都了然于胸。千姿百态，或喜或悲，再见了旅客，再见了……

终于发现自己便是一个旅客，行走在江湖，行走在燕园，行走在数院，行走在自己的周身。害怕哪一天会停下脚步，无所谓漂，也无所谓聚。梦醒来，遥远得无法触及，面前满是沙砾，如此艰辛，不由得想起未来，轻快的步履夹杂一声叹息……



如果说牛顿是一位应用数学家，我想大约有几分对。正如《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书名所显示的，牛顿从事着这样的科学活动：首先，对宇宙、自然的强烈好奇与崇敬促使他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宇宙的规律、时空的本质；其次，他了解人类理性文明的结晶——数学的强大力量，并主动地将规律和本质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出来；与此同时，当已有的数学不足以或不能够简洁地描述世界时，他发展新的理论；最后，通过对“宇宙的数学模型”进行演绎、推导，得出

首先，太多的已有理论需要学习和继承，小牛顿已没有精力再去思考他的宇宙和自然哲学。

其次，当这位小牛顿先生企图把他所学的数学用到某个现实领域时，由于前人已有大量的探索和研究，他需要比以往更多的时间才能攀登到巨人的肩膀上。

丰富的理论与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当然是人类这一整体的骄傲，但却是这位小牛顿先生的悲哀。如果每个小牛顿都在成为牛顿的道路上失败，这反过来又成为了全人类的悲哀——这是一个矛盾。

我想，老一辈数学家为我们搭建的数学建模平台在某种意义上部分地化解了这一矛盾。

建模往往只有三四天，不至于影响正常学习的进程。

竞赛所选的问题往往比较具体，因而“攀登巨人”就相对省力些。

给小牛顿们一个练手的机会，让他们在短期内，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感受先辈们将“宇宙”和“数学”相结合的快感与成就感，体会由这一结合所带来的巨大的

指导现实的力量——这是建模活动的意义。

但是，使我们兴奋地投入到这一活动中去的，不是“意义”，而是“意思”。

我的合作伙伴郭英龙曾说：“建模为的是寻求一种刺激”——我佩服他的这种纯粹。当我看到他72小时无睡眠仍热情而专注地工作时，更感受到了这种纯粹是多么伟大的力量。

建模是有意思的，三人共同攻克一道道难关，产生一个个奇妙的想法。我们为伙伴之间的默契与共鸣而欣喜，为与前辈智者的心意相通而雀跃，若能碰撞出独一无二的思想火花，发现前人所不曾知道的现象与规律，则又宛如踏上了一片处女地，为这首次向人类揭开的圣洁而迷醉、痴狂。

三天72小时，将平日里的各种琐事抛在脑后，只专注于一个问题、做一件事情——心灵如止水般平静。72小时的热情工作之后，酣畅淋漓地睡上24小时……一觉醒来，阳光别样灿烂。■



进一步的结论与预测。

如果把上面的活动叫做应用数学的话，那么柏拉图、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欧拉乃至爱因斯坦也都进行过类似的活动。尽管后人分别为他们安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的名头，但先辈们心中却不见得有这些区分，他们有的只是对宇宙、自然的强烈好奇与崇敬和对数学力量的深刻体会。

这些先辈所从事的活动有着以下两方面意义：

第一，在众多“好奇宇宙”与“崇敬自然”的人中，对数学方法的掌握使他们认识得更为深刻，从而脱颖而出，主导人类认识自然的前进方向。

第二，在众多喜爱数学的人中，又是他们顺应自然而发明——或说发现——的数学最为和谐且具美感，因而成为了数学的中心理论和重要课题。

今天，尽管全世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远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但如这些先贤般的人却并未因此而增多。假如青年的牛顿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他或许未必能成为“牛顿”。原因大致如下：





[有关迷失]

我从小就是个迷失的人。

来到北大这么久了，还是时常会在诺大的校园里找不到方向，尤其是当走到西边那一块时，依然会像陌生人一样，露出充满疑惑的表情，常常会担心自己走不出这块熟悉的地方。

但我很喜欢这种迷失的感觉，更确切地说是沉醉，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只有自己的世界，只有梦想的地方。

从小都被周围的鞭策，向前向前，第一

第一，于是我们勇往直前，没有理由，一切都已经成为习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就像在隧道里奔跑的孩子，追逐着前方隐约可见的光亮，跑啊跑啊，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追逐。后来渐渐明白，自己的迷失是一种反抗，是一种自问：为什么一定要有目标，为什么一定要向前。伟大的博尔赫斯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直到听到这句话很长时间后，忽然觉得很有道理。

平常的我很喜欢走路，因为走路的时候终于有时间可以告别那些算式，海阔天空的想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沉醉于自己幻想的世界里，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很好。

每天的生活总是忙碌，忙碌到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觉得就像小河里的石头一样，被河流带着不停地向前滚动。渐渐地，曾经的棱角被湍流磨平，留下的只是光滑如新的表面。那些石头已不会再关心四季的变化，不会再关心河流的缓急，不会再关心两岸如画的风光，只是在随着波涛，不断地朝前滚动。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就像那些麻木的石头。于是我会选择迷失，在迷失中找回真实的自己，在迷失中寻找自己失落的情感，在迷失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有关三角地]

这里曾经与博雅塔，未名湖一样，都是北大的象征。如

果那一塔一湖只能被看作凝固的历史，那几片斑驳破旧的铁板在昨天依然流淌着激情与希望。很喜欢听老北大人讲三角地的故事。那么一小块地方对所有的北大人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激情，青春，热血，理想，浪漫，这些在现代社会极其贫乏的精神，曾经在这里，被毫无保留的泼洒。据说那里经常会有关于某个问题的争论，一张又一张的笔迹写满了年轻人的锐气与激昂。这里，曾经是一块圣地。

这属于过去的三角地。仅仅数年后的昨天，那个激情的三角地已经离我们远去。曾经的锐气和责任，浪漫与理想，都被庸俗的商业广告、讲座信息所吞噬。

当我无数次走过那片狭小的空地，总是满怀期待的去寻找传说中的浪漫与激昂，一次次的失落让我对这里的東西已经感到麻木。这里有的只有消息，仿佛这才符合这个所谓信息社会的特征，它们铺天盖地的告诉你怎么在一天之内发家致富，告诉你哪里有最便宜的租房，告诉你新东方的课程安排……三角地好像成了购物指南，花花绿绿，包罗万象，已经没有了它的思想。

这是昨天的三角地。

今天，当我走过他旁边的時候，忽然发现连那几块破旧的铁板也消失的时候，我忽然开始怀念，忽然泪如雨下。也许，很多年后，三角地这个名字也会被后来人忘记，但留下的，只是一个名字和一段传奇。■



张宇：05级某大牛，成绩出类拔萃，平时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寝室，爱好是唱歌，听音乐，生活节奏缓慢而不乏滋味，时常会在公众场合“喊弱”，引来一阵唏嘘……

我相信我这种装B的小弱早就被大家识破了。不用隐瞒大家，我自己已经对自己这种滥竽充数妄图去骗PRINCETON OFFER的行为感到深深的愧疚了，在此向各位同胞们表示道歉！希望大家既往不咎，给我一个痛定思痛、脱胎换骨的机会哈！我已经全然不知我在大学怎么完全违反了做人的准则了。如果把理性的行为定义为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努力的行为的话，我想我的大学生活已经完全非理性了，因为我已经



堕落到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欲望了。当一个人失去精神支柱的时候，他的生活就会变得异常的乏味以至于没有意义了，我想我现在就处于这样迷茫的时刻。其实我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这点可能早就被冰雪聪明的同学们识破了，我只能看到自己面前的两条路，每次只有成和败两种选择。我无法想象什么远大的事情，我想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我只是一个饥饿的草民。

我当然也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有诸多不公，因为我就是受害者之一，但是我无力改变任何事。据说想要改变一个环境，首先你必须适应它，我想所谓适应，恐怕也不只是简单的顺从，而是需要控制吧。所以，像我们这样完全没有依靠的草民，大概也没有必要提什么崇高理想的事了，所以我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我目前的唯一支配，就是简单的去适应我所在的环境。至于我的生活，我认为大概应该完全低调，和我没有关系的事情，我就完全不应该去了解。但是我的大学已经过去一半，这已经变成残酷的现实，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了。也许在初中的时候，我完全无法相信我居然会如此的 irrational，但是这也许就是我的性格弱点吧，克服不了就再也没有什么理想可言了。

也许过了几千年以后，当世界从形式上统一时，我们的教科书上会写到，当年，HITLER为世界的最后统一作了最初的失败的尝试，但是从超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讲，他仍然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雄。其实我对HITLER很感兴趣，尽管他目前不被世界所认可，而且是不可能被复制的。我一向不认为世界所认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什么真理，因为这些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人为认定的，在强权下，所有主义都可以被变为谬误。所以，人类的认识总是会受权力的压制的，所以知识最终总是屈服于权力。所以我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当我不可能空泛地追求实际的权力的时候，唯一对我还有诱惑力的也就是知识了。我想我们应该为此感到幸福。

傅列：05级某大牛，生活安排十分规律，常年驻扎在本科生阅览室，各方面表现均相当出色，已经为05级同仁传为

佳话.....

大学的生活容易使人迷茫甚至绝望，其实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并且我相信有很多和我们背景相似的同学也有类似的困扰。

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让我感到吃力，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很难想像fhh说的那样透过高度形式化的数学语言看到数学本身，而不是把无数的时间花在没有方向感的逻辑推理上。每每当我遍历式地用着各种定理推导时我总是会无奈地反省这样的数学学习真的有必要继续下去吗？无数次的检讨发现当初选择数学专业的动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高傲的心理，盲目的认为自己要做的事应当是有基本的重要性的。这种动机非常脆弱，比如认识到自己的天赋限制、或者不断地遇到看来无法逾越的牛人也都在数学领域中碌碌无为时，都会大大地打击自己的理想。我很严肃的思考过本科毕业转到应用数学的行业，但总觉得对不起自己苦心积累的那点数学知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不舍只会与日俱增，直至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数学领域里碌碌无为。在我眼中，张宇绝不是一个滥竽充数的人，相反地，得到理想offer的机会比我们很多人都高，但是不知有没有想过得到这样的offer可能反而会成为一生最大的错误。这样想来在本科时什么弱不弱，强不强，牛不牛，拿什么offer，去不去Princeton之类的牛校真的不重要。关键是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在现实的环境中能干什么。

精神支柱的缺失在我去年寒假开始思考上面提到的问题时就一直困扰着我，现在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定下三大目标：1快乐度过每一天，做自己想做的事，2尽快寻找新的可以真正激发自己动力的事业，3利用这段迷茫期充用各种知识充实自己。不要嘲笑第一条，相反的，那是我坚定地知道应该这样做的一条，而且我也试着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这样去做了，感觉挺好。所以，很赞同赵爷爷的肺腑之言：“及时行乐”（to 小拉：该听歌时还该听，想唱就唱）。

对于社会上的很多事和对我们的影响，我能感受到但是不甚了解，我想不公是存在的，但是于你于我应该并不那么严重。可能没有多少人有你所说的那样的“依靠”，我们都是



草民。适应并不意味着没有远大理想，而是理想和现实的一种折衷而已。我想分享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曾被我用到了issue中去，好像也是我校内一直以来的涂鸦板：

Ideals are like the stars, we never reach them; but like mariners, we chart our course by them.

—— Schurz

张雨侠：05级阳光帅哥，生活轻松自如，属于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喜欢和众牛进行思想或者魔兽上的交流活动。

小拉（注：张宇）和我有些方面是类似的，比如，不喜欢去自习室，喜欢闲来随便逛逛，喜欢不时地享受生活，这显然和阿渣（注：傅列）不是一个人种。所以，小拉文中的很多意思，阿渣无法体会，但是我看的很明白，并且感触颇深！小拉，来，握手。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到底小拉和阿渣分别属于哪种人种呢？

阿渣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他善于“安排思考”，他的“安排思考”体现在，平日学习生活有条不紊，然而，当这种生活慢慢显露出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发觉数学学习越来越吃力）时，他会安排出一个机会，给予自己充分的时间去系统地思考这个问题，包括其存在性、可探知性、影响力等方面。而经过了严格的逻辑性思考之后，阿渣大脑中所总结出的新思想便会构成一套新的整体，组织严密，环环相扣，并且非常有指导性，成为日后一段时间内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准则（给一个还算恰当的比喻，好比是选举新政府，选出的政府会用新的理念带领国家的前进，这种理念通常意义上是对前一届政府的改进与发展）。阿渣的“安排思考”的特点在于，思考与实际的学习生活有时间上的差异性，通常是作为高于生活的一种形式存在，并且这种类似于哲学的、非常有指导性的思想一旦形成，便会在一段时间内（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指导他

的学习、生活，在此期间这种思想是不会变化的。作为一个生活极有规律、安排极有序的人来说，拥有“安排思考”是很符合阿渣现状的。

但小拉和我一样，恰恰与阿渣相反。作为我和小拉这种“散人”，不经常花时间在自习室，所以很少有机会受到那种学习环境的禁锢。很好理解，如果是在自习室，周遭的环境使得不全身心学习成为一种罪恶；但如果在宿舍，就无所谓啦，即使是做着作业，也不妨碍咱随便思考一下其他的东

西。所以，这种思考方式下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一种“无安排思考”状态。思考方式没有限制，思考内容没有限制，思考时间没有限制，甚至连思考的重要性也没有限制！但是，这四点在阿渣的“安排思考”的模式下，是必须严格限制的——独立思考，不与人讨论；内容限制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安定因素”上；时间特别安排，与正常的学习生活分开；思考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将来一段时间的指导方向。所以，阿渣永远也无法思考到世界统一上面去，也看不懂小拉有如浮云一样的思路。按照阿渣的习惯，小拉的思维路线是不可理喻的。如果阿渣能够知道小拉在写这篇日志之前有过多少的思想上的积累，

也就可以理解这种思维的天马行空和虚无飘渺了。的确，在“无安排思考”之下，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环境都可能产生出很多的想法——不管你当时在做什么。这种想法的慢慢积累，就像施入花盆的肥料，数不胜数；而这花盆最终只长出一朵花，可大可小，这便是思考的一个结论。在我看来，小拉的日志，不过是一束花罢了。花与花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联系——长在不同的花盆、用着不同的肥料，所以不用尝试去找那条不存在的线索。

一般情况下，“安排思考”下所得出的结论真包含于“无安排思考”，因为后者的覆盖面更广，有更长的时间用来思考。前者的结论大抵是后者的一个中间步骤。



举个例子。如下是阿渣的三大目标：

- 1、快乐地度过每一天，做自己想做的事，
- 2、尽快寻找新的可以真正激发自己动力的事业，
- 3、利用这段迷茫期用各种知识充实自己。

可以看到，阿渣所思考的结果处于“方法论”的水平。但是小垃呢？我们看：

我只能看到自己面前的两条路，每次只有成和败两种选择。我无法想象什么远大的事情，我想那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因为我只是一个饥饿的草民。

我需要指出这里的包含关系。阿渣思考的结果，在小垃的文字里被总结为简单的“成”与“败”二字。我相信，小垃很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而且他所想到的该做的大抵和阿渣所述的三条一样；做的到，便是“成”，做不到，可能就意味着“败”。Ok，到这一步，阿渣和小垃思考的程度是一样的。但是，阿渣在这里停止思考了——他已经达到了自己思考的目的——为“不安定因素”谋求了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小垃的“无安排思考”使他会继续的思考下去。他想的是，这些事情我力所能及吗？客观条件允许吗？考虑到远大的未来，我真正应该做的真的是这些东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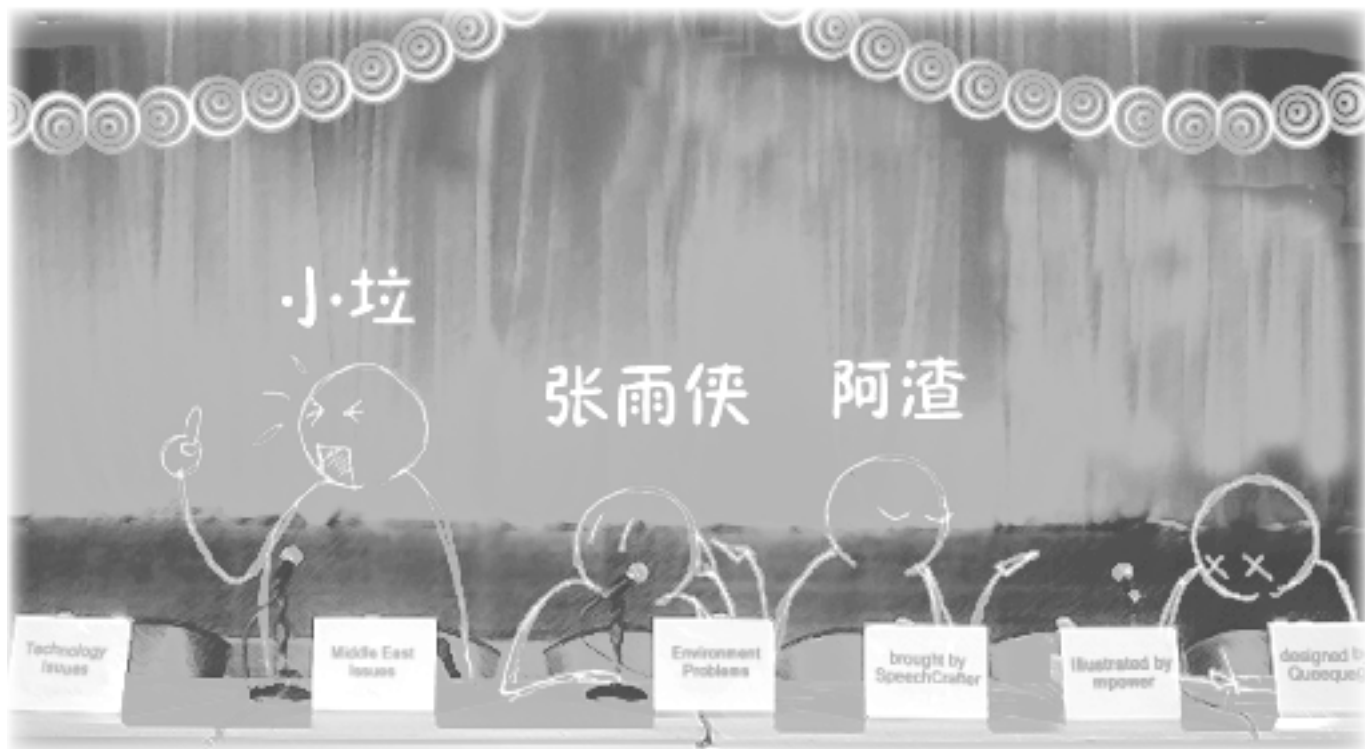
用大脑去探究未来比用时间难的多。在经过众多的思考之后，小垃感叹：我无法想象什么远大的事情，我想那不是力所能及的事，因为我的家庭背景，因为我只是一个饥饿

的草民。

阿渣作为一个朋友，希望小垃能够走出像自己一样的“低谷”，但实际上，由于思考方式的不同，这种关心朋友的良好愿望会遇到两方面的问题。其一，“低谷”的存在性问题。在“安排思考”中，深刻的思考总是与“不安定因素”（在此例中即所谓的“低谷”）伴随的，而小垃在“无安排思考”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低谷”值得商榷；其二，如同上文所述，由于思维程度的不同，阿渣的建议可能对小垃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两人考虑的可能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综上所述，正由于存在“安排思考”和“无安排思考”这两种态度，生活便有了不同的可能，并且，两位牛人也用他们的实例告诉我们，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可以做到最好。■

编者： 以上是发生在05级同学当中在校内网上的一次热烈讨论，这里只是节选了其中三位同学的片断言论。据说三位曾经在寝室，饭局，教室等众多场合激烈讨论，神态各异，争辩正欢时常常面红耳赤。但如果认真审视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是否缺乏思考，缺乏一些对最基本问题的探究呢？真理往往是越辩越明……



静园在中秋节是名不副实的，班级难得搞一次活动，要找一个能落座的地方都困难重重。最后算是在靠近二体的东南角找了一片勉强空地，然后在没有星星的夜空下点起一圈蜡烛，一曲学友风格的《水调歌头》，外加没有麦克风的诗朗诵，很风雅的样子。当然纯粹的艺术是决不会受大众欢迎的，所以诸如真心话大冒险的俗得快要和挥发了的灰化肥有一拼的游戏是必不可少的，平时闻所未闻的八卦是很能挑动起那些快被抽代抽象了的神经的。

静园总是和浪漫联系在一起的，而浪漫好像不是数院的风格，所以如果这些关系具有传递性的话，能得出的结论便是静园不属于数院。我们选中静园搞活动，无非是因为静园空地儿多，又能赏月（而其实那晚的月亮简直无异于效颦的东施）。

在圈外人的眼里，数院人整天埋头看书做题，与风花雪月无关，甚至压根儿没有浪漫气息。这样的评判或许对占数院大半的男性的伤害太大，极少上BBS知性感性区的我偶尔飘过pie版，都能看到某女寝集体征男友的要求，最末一条都是“非数院”，好像男生一旦浸淫于数院，便“桔生淮北则为枳”了，无论如何是成不了任何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的。

事实显然被误读了，甚至是被刻意忽略了。除了会挑灯做题到凌晨，也会去麦乐迪飙歌到天明或者腐败得晕头转向；除了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也会去五四打球踢球（而且拼得n多冠军）或者索性跑上几十圈；除了会用一堆看不懂的符号写成一沓天书，也会即兴赋诗一首或者在BBS上灌水在博客上涂鸦（好多水车就是这样一拨一拨地中坚起来的，好多博客就是这样从絮语唠叨里诞生的）。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而每个人生活的交集或许就是这样的灌水和涂鸦。所以我们就能解释每个宿舍晚上几乎必然会有卧谈是多么的自然了，因为卧谈和前两者是同构的。卧谈的内容显然不会是一道数分题，虽然半个小时的黑灯瞎火或许足够讨论出个大概的答案。要一个严肃的人说来，卧谈多半是在放肆挥霍大把的青春，因为天马行空的主题不外乎很泛化的诸如安倍下台了的“国际视野”，或者某ws男和某mm居然走在一起的“桃色新闻”。其实这样的严肃限制在数学题里就足够了，否则整个世界就数学化了，你让那些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教室里看见数学题就抓狂

的祖国的花朵们还怎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其它时候，调侃和自嘲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完美的数字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是要靠它们来缝补的。陈景润先生好像只会做数学，所以国家给他安排了一位夫人来填那道鸿沟，然

而计划经济时代早已过去，你要在茫茫人海中苦苦找寻到一个愿意做你缝纫机的另一半，大概是比在中秋的静园找块安静地儿更难的事了。

一个高中同学看了我的博客感慨说，你不像一个读数学的人。我说，我大抵是“非典型数院人”。上面胡乱的文字也能算是一个佐证，句子和句子之间是间断的（是第几类间断点我还真整不明白）。不连续可不是数学式的思维方式。不过我很喜欢呆在数院这个中华第一系（物院边儿站先），应该算是个很安乐的孩子吧，对于生活总是很满足。比如说，即便去年八月半在未名湖和某人许下的关于今年中秋放乌篷船上放蜡烛的诺言终究不可能成为现实，我还是很乐呵着和大家一起在嘈杂的静园傻瓜似地啃月饼，好像生活的美好和幸福都被自己一口一口吃了下去，然后慢慢消化。幸福是我的，因为生活是我的；生活是我的，因为月饼是我的。当然如果你也要吃月饼，我可以给你分一块。■



编者：大学的生活就像冬天里的落叶，它们绽放出如此飘逸的浪漫，却终究逃脱不了理想和精神的流失，让我们在离开燕园的那一天，回首展望这些默默的故事，使它们，让我们的脚步更加坚决……

真正之大学，高傲之精神，至善之理想，但一切都敌不过现实二字，确实如此。这篇文章并不悲观或者抱怨，我们已经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了解这个社会了，不再有年幼时的冲动与呐喊；但我们从来不会屈服，只是多了一些深沉和思考。人生本来如此，但或许长久的坚持，可以抵挡那沉重的二字。

这学期上了钱民辉老师的“教育社会学思考”这门课。这两节课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震撼，同时觉得很多东西又和自己的思考联系那么紧密。一时间不能自己，想了很多，胡乱写下一些，当作目前忙碌生活的些许慰藉。

我觉得，北大给我的影响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我自己虽然是个学理科的人，但非常向往这两点。“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

史使命感，以及永恒的道德精神。”

而理想主义呢？我觉得大学里，北大里，要是都没有一群理想主义的追逐梦想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真是一团世俗之气了。大学就应该一定程度上做自己的象牙塔，与主流保持距离，这个社会的主流必然是带有沉重俗气的。大学应该傲然独立，在社会主流前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保持冷峻和高傲。大学的价值观如果和社会持平那是大学道德方面的一种沦丧，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大学应该脱俗，凝重而大气。应该对民族和社会有所担当……不应该走专科，不应该产业化，不应该成为培养最适应社会，最能成为社会所认可的“精英”的地方。但是，北大没有办法不去向社会妥协，或者说更好的适应社会。没有老板们的奔驰可能就没有钱，没有扩招和评估可能就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办法，北大无法再做中华民族血性之殿堂，只能成为政府手中的实在之工具。

记得自己刚入大学的时候，常常非常的困惑。我理想中的大学生活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压力啊，也不应该有那么功利的影响。我真正想的是和同学间思想的碰撞，和朋友去



一种以人的价值与存在为内核，注重人的发展与完善的价值信念和思想态度，它特别关注人生意义，关注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社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尤其体现在大学的人文理性中。具体而言，大学的人文精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高扬人的价值，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坚持理性原则和主体意识，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索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

实践梦想，和老师去谈论学术和人生……可是，这些终究只是梦想。我只是尽力的去不屈服于功利，我喜欢人文和思想，于是修了哲学双学位；喜欢交流和一起吃苦的幸福，于是和朋友们创立了协会……但是，这些只是徒劳的挣扎。没有人能在功利面前不妥协。为了出国，必须要抓考试成绩。GPA，经双，这些名词都是我们和北大向社会妥协后产生的。欣赏了很多年的一段话：“追求理想的路是一个椭圆，理想

是左焦点，自己是右焦点，离自己越近时，离理想就越远。”我们为了理想的实现，真的必须去做很多违背内心原则，或者自己非常不想做的事情吧。

其实，仔细想想，不仅仅是北大在妥协，学生在妥协。我想很多的老师也在妥协吧。在当今的自然科学学术界就是没有钱就没有论文，没有论文什么都没有。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吧，想踏实做学问，和学生沟通的老师，也必须为了生计，去想一想怎么能创造点文章来发表。某放在外经贸学英语，她就说她们阅读课的老师，觉得讲课真是一种享受。他们一学期就精读7、8篇文章，涉及各个领域和欧洲各个时期思想家的思想和社会的思潮。学生们每节课都如同被点亮了思维一样，课下贪婪的去读名家的思想和社会问题的分析的书。但后来，学校下达规定教学进度必须是多少多少，而这名老师也必须得给其它学院的学生开阅读课，没有了精力备一节丰富的“盛宴”，老师很方便能应付学生，但再也没有了智慧的沟通。而他们学生，因为各种压力，看的书也逐渐从名家名著变成了专四复习，找工作技巧……

就连衡量一个国家的标准我想也是这种功利的吧。经济实力！而不是文化内涵，不是文明程度，不是国民的道德水准。没有经济实力什么都谈不上。我想从最高境界的高度来说，肯定不能修三峡，因为那样会破坏多少中华文明的瑰宝啊。但是为了民生，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经济实力，这势在必行。扩招我想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吧，毕竟相比于几个精神圣殿，不如一群服务百姓的大“工厂”来的实在。

像某超同学所说，最好的工作是去贫穷的地方当一名乡村老师，最“好”的工作是摩根斯坦利的OFFER，我们心里都知道哪个更好，但是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地做出选择。我们没有办法，要生存。我们更想宣扬自己的信仰给更多的人知道，那么，先得有人听你说话吧，再那么，就先做可以被最广大人认可的事情吧。

追求那些生命里的美好，我无法知道代价是什么。

现在我大四了，也不想大一时那么幼稚的去想为什么想实现理想就要做那么多不想做的事情。我明白了这是生存和社会维系所必须的。但我不像当初那样，可以想就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不管有没有钱，能不能过上好的生活，现在的我会先赚些钱，养家糊口了再去为理想奋斗。但不知道若干年后的违背心的生活会不会磨没我的梦想，就如同我们不知道北大在走了这么条路后今后能不能回归精神的

圣堂，中国在经济发达了之后能不能重现当年的精神文明。我们都不确定，但我想，事实的确是个人无功利无以成活，国家无功利无以复兴。但要是我们能给理想找到一些空间，能够心里一直念着它，也能时常受些感染，那样我就感觉很幸福了！那些“拄拐于未名湖的长久沉思”，那些“兄弟俩在宿舍楼顶的对酒当歌”，那些“少年们智慧碰撞出的年少轻狂”，不会仅仅在我们的梦里或回忆了，也会，可能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吧！

最后说，

真想活在宋朝，那时士大夫精神的上提力可以超出必然性的统治。

真想活在20世纪初的北大，那才是永远的圣地。

最后的最后，为了扣题和表现我有一个做乐观而不屈不挠的理想主义者的理想，我要说，强大的现实，虚幻之理想。but，最美丽生命的绽放，是理想不顾一切冲向现实的时刻；最有价值人生的体现，是理想始终高傲而凝重地抗争的过程。

最后的最后，摘抄一些话吧：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管学大臣张百熙曾为京师大学堂题联：“学者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

周作人说，北大的学风“仿佛有点迂阔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点险却并不想获益。”

季羨林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可归结为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考，这一切又与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更是一种精神合成的魅力。科学与民主是未经确认却是事实上的北大校训。

大学教育的乌托邦气质塑造被教育者超越现实的气概。它是让被教育者通过接触无边的浩瀚的知识和智慧的润泽，让教育的内在之光吧人之心灵和精神照得雪亮。■



相对于座无虚席的学生而言，自习室的空间显得异常狭窄，催人入眠的暖气混杂着人气让人觉得压抑和憋闷，不自主的喘息和略带紧张的轻咳同时从好几个角落发出。稍稍有些扎眼的正午阳光穿透为迎评而变得格外明净的窗玻璃倾洒到眼前，光路中无数细小的颗粒在肆意地舞动，随气流上扬、漂浮，又漫无目的地聚拢、缠绕。

一阵恍惚……

仿佛瞥见那个有着剥蚀的红漆的木质窗框，同样懒懒的阳光，没有暖气的眷顾，我却卷裹在松软的羽绒被的怀抱中。曾经贪婪地享受着床的惬意，即便毫无睡意，也会在这样的阳光下做着奇奇怪怪的白日梦。习惯于久久盯着光路中游弋的小东西，一本正经地思考为什么太阳公公要把那么多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家伙送来我家。迎着它们来的方向眯起眼，眼前亮起一个五彩的光圈，鼓腮一吹，它们惊得连连后退、乱作

一团；横空一挥，企图划出一道天堑阻挡去路；伸手一握，它们大概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了吧？于是满意地侧过身来，天花板上有我熟悉的圆顶吸灯，右边是贴着电影海报的大衣橱，左侧书柜前摆着装点心的瓷瓦罐，床头是我的杰克和满脸雀斑的丑妹妹，嗯，这是我的家，一种真切幸福。

曾经明明醒了却要在外婆进屋时假作酣睡，或是钻到床尾屏气凝神玩大变活人，现在哈欠连天却每晚睡前都会许诺明早早起；曾经抱着杰克办各种家家，总是把它亲得满脸口水，现在宿舍的斑点狗却日渐被我冷落；曾经每次挂完针都会讨要针具盐水瓶，回来照模照样给丑妹妹看病，弄得地板上四处滴水，如今生病确只是担心堆积如山的繁杂事务；曾经很喜欢起床吃外婆煮的浇着香喷喷麻油的挂面，如今却只在考前被提醒千万不要吃挂面时才会偶然想起；曾经会爬上大厨柜把家里的瓦罐翻得乒乓作响，如今不可控地吃完零食后又总觉得失去了些什么；也许曾经并没有意识到“曾经”是这么值得回味，如今却都只剩下美的记忆……

北京的秋天算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了，毫不吝啬的浙沥秋雨，飘摇零落在路槽边水潭上的枯叶有着微卷的边际和凹凸干燥的质感。撑伞徘徊在博实前的那条路上，听包子大叔京味十足的吆喝，感觉着身旁来往穿梭的陌生面孔和气息，突然记起家里一年四季也是常常细雨绵绵的。那些躲在妈妈雨衣里、两手插进她的衣兜而依然睡意朦胧地靠在她后背的早晨，那些在妈妈自行车后座上手舞足蹈讲述学校一天新鲜事的傍晚，似乎真的已经很远很远了。然

而我依然记得在黑咕隆咚的雨衣里望见帽子开口的地方透进来的一丝光线，只是那时候安全和温暖的我不知道妈妈的脸上有冰冷的雨水在敲打。想念在车后指点着店面招牌学认字的好奇岁月，想念每天回家路过干菜烧饼或奶油蛋挞的小摊时妈妈总是会问我要不要，而我大半天会不假思索地说不，然后面带留恋地路过（人犹豫不果断的性格看来打



小就形成了，ms 也被我保留到了现在）。

收伞进博实，依旧犹豫着买多少零食和主食，目光不经意间定格在康元饼干的商标上，会心一笑。很久没见了，像是偶遇了一个故友。小时候幼儿园的午后点心几乎总是康元，有红条格子的透明塑料包装，里面是油油的棒状小饼，味道已然记不清了，只是记得某几次突发奇想要把好吃的饼干带回家给外婆，于是这么做了。自然是被夸作了孝顺的好孩子，那种满足似乎现在还能体会到，呵，孩子时总是如此轻而易举的就能赢得肯定。

不知为何迷上了糖雪球，说它能勾起对家里煮的山楂酱的回忆，也许吧，只是不确定是否充要。不过山楂酱倒是有些日子没吃了，在锅里煮烂了、去皮去核、捣浆、加糖、再加热，热乎乎的酸甜果酱出炉。味美自是不必说，更留恋的是小心撕去外皮时的那份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耐心和专注，还有不时偷吃一颗半成品的窃喜和完工后用染得血红的双手吓人的乐趣。

曾听一个北京同学望着老北京民俗的水墨画感慨着他怀念的大槐树下“冬冷夏热”的胡同生活，总觉得很有共鸣。不懂事时老想试试外婆有的种种好东西：看电视时躺的藤榻、妈妈去土谷寺买的麻酱和素方斋的素食、出行时外婆坐的三轮……只是渐渐地才知道外婆何尝不留恋孩提时的天真和无忧，羡慕我的好腿骨和好牙。我们是在黄金岁月，没错，只是我们已然有了值得珍藏的历史，开始了我们的怀念。

一年没回家了，发些牢骚，不如归去…… ■

那是二零零七年八月十六日的早晨,天刚刚泛蓝,我们就穿上前一天就上好皮带的军装,提着满箱的行李,跟随一团来到怀柔训练基地。这是一个我想象了好几天的地方。去之前听说那里的宿舍有空调,对于寒怕酷暑的我不禁感慨这哪里是去军训,分明是去享受。然而等我们下了车才发现,温度三十七度以上,地上一层黄沙,天上一团烈日,汗水到处打转,看不到一只飞鸟,幸好有几颗稀稀落落的树,不然以为被沙漠所包围。不过当看到迎接我们的教官笔直的立在黄沙场上,看到黑黝黝的脸上坚毅的眼神时,心中不禁肃敬起来,仿佛自己也是一个兵。



许多师兄师姐

说,没有军训的大学生活是不完整的。我举双手赞同。在那里你会得到身体上苦的经历,却会获得精神上乐的享受。

军训期间我想最难熬的莫过于站军姿和踢正步了吧。抬头、挺胸、宽肩、收腹、提臀,就那么直挺挺的立在那里,那一刻是属于汗水的世界,它肆无忌惮地在你身上乱爬,腰上拴的皮带恰好使自己像一个水桶,汗水在腰间汇集。除此之外,一切都出奇的静,头脑先是一片空白,然后就与身体进行几百回合激烈的思想斗争。想动又不能动,吸进的黄沙不知有多少,但唯一可以反抗这种痛楚的方式只有使劲地咬咬牙。第一次发现二十分钟竟如此之漫长。然而每当战胜自己之后,都会有新的发现,原来自己有这么大的潜力。踢正步则更不容易,几秒胜似几小时,立着的腿像是爆裂的轮胎,摇摇晃晃地支撑着一百多斤的身体,踢出去的腿则从脚尖麻到脚跟,从膝盖麻到大脑。汗水不知模糊了多少次我们的眼睛,但我们在那一刻犹如坚毅的磐石,汗与泪随着道痕流下,军帽干了又擦,擦了又干。尽管很苦,却没有人退缩,因为我们之间传递的眼神都是如此之坚定

军训期间有一次拉练,来回总共二十一公里左右。我自感体力是最差的,却不知是什么力量让我坚持了下来。是军人的精神?是教官的鼓励?抑或同学的帮助,或许都有。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谁都愿意当个好兵。

军训其实也并不是一直都那么苦,一到休息时间,总有一大堆同学登上广播台排队来一首,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有些

歌确实唱得不怎样,但掌声依旧响亮。因为那一刻不管我们认不认识,我们都是互相值得尊敬的战友;有时教官教我们唱军歌,连长说部队唱歌不在于好听,重要的要有气势,于是大伙都使劲喊唱,一个连比一个连喊得大声。那一刻,我感觉我们是一家人。在呐喊声中我们传递给对方的是友爱、团结和信赖。

军训让我们学会了自立互助。去军训前大多数同学没好好叠过被子,当我们学会叠方方正正的豆腐块时,心里都充满了自豪感。每天都要整理内务,虽然未成拿到个名次,却始终尽心尽力。那几天天气极其炎热,水是不能缺少的。每天每寝一桶水,于是每天都能看到男生扛着水频繁出入女生宿舍,当然也经常看到我们的教官为我们送水。虽然没有当面道上一

声感谢,但在心中永久地保存着那一份真挚。

晚上回到寝室可能是最热闹的。湿透、脏透的衣服往床架上挂,浑身酸痛依然阻碍不了许多有才华的大脑进行寝室夜话,说段子,讲笑话。笑声直到睡觉的号角吹响方停下来。有时需要半夜起来值夜班,同学们都尽职尽责,没有一个埋怨分配给自己的时间不公平,第二天依然进行正常的训练。

我想每天激情最高昂的时候要数吃饭的时候吧。吃饭前先统一喊连号,记得我们连的连号是:猛虎长啸,威震全团,所向披靡,唯我三连。喊得大家嗓子都哑了可个个依然豪情万丈。虽然训练的强度很大,但吃饭的力气从未减过。吃菜不抢却暗藏杀气,只见个个都狼吞虎咽,汗冒三丈。

后来我转到战术班,原以为找到偷懒的活,却不知是最苦的工。单手虎口提八斤多重的枪,身背四斤多重的弹夹,先围着操场跑两千米,然后才开始正式学习战术。光是开始学习的扑地,就有几个受伤,到了晚上受伤的地方肿出一个大包,第二天依然继续训练,每天我们到医务室的次数不低于三次,晚上睡觉骨头都在摩擦,一种抓不出的撕心之痛。但我们没有一个退缩,而是互相鼓励。幸而最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没有让血白流,皮白掉。

我想每一个经历过军训的人都不会忘掉曾经的岁月,曾经的战友。每一个经历过军训的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曾经是一个兵,优秀的兵! ■





编者按：犀利词藻直陈心扉，体验新一代的北大精神。（尹世骏）

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从30年代抗战，到解放，到“文革”，再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一世纪，北大都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北大的传统一直以来就包括学术传统和肩负社会责任的传统。在不同的时代，北大的风气会有所变化，但是北大精神都一致传承。

“兼容并包”主要体现了自由的学术传统，它代表了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北大“常与黑暗势力抗战”是北大勇于肩负社会责任的传统。北大学子向来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并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常为新”则是体现了北大的创新精神，勇于打破条条框框，这既体现于学术传统，也贯穿在北大的社会责任之中。

如今的北大，更加强调其学术的传统，希望在学术上取得长足的发展，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强调学术呢？为什么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呢？因为在如今大学的职能被认为是要带动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的发展，以及要带动科技产业的创新。教育是一个国家兴国的关键，德国19世纪教育改革取得的成果是明显的例证。教育带来人才，人才带来发展，如此良性循环。同时大学作为重要的研究型机构，也是国家的科技创新的重要来源，因此大学本身也可以很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诚然，学术的传统是必须要保持要发扬的，但是北大的社会责任却被淡化了，因为潜心学术似乎就已经足够，就像世界上其他的大学那样。很多进入北大的学生，都被北大传统中所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所感染，到了北大却好像一下扑了一个空。他们看着校园里熙熙攘攘的人和车，徘徊在网上吵吵闹闹的BBS；那种“使命感”，不光是学术上开拓进取的使命感，也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改变世界的使命感，如今已经很难体会得到了。

为什么在北大百年的历史中，那么多前辈都有那样的使命感？因为那个年代。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家正是内忧外患。人们纷纷探索救国之道，而于个人利益则并不重视。因为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兴盛，则个人亦可兴盛；国家衰落，则个人即使有所成，也没有很值得欣慰的地方。因此北大的学子深入学习和探讨西方的各种进步思想，引进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发动了五四运动。如果我们生在那个时代，同样也一定不能忍受当时政府对于西方列强的软弱，也一定会热血沸腾地参与到五四运动高呼口号的人群当中。

八十年代的北大同样活跃。在文革的长期压抑之后，各种新的思想又进入中国，引发大家学习新思想新知识的浪潮。大家积极讨论改革开放的各种利弊得失，人人都以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富强作为自己的理想。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虽然有曲折，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中北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主动肩负社会责任的优良传统。

在五十年代提倡生育的时候，北大有正确提出新人口论，与错误政策不懈抗争的马寅初校长；在文革大搞

恐怖压迫的时候，有思想自由，痛斥反动势力，最终遇害的林昭。他们，还有其他无数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都继承和发扬了北大精神。那是真理执着的追求，或者对黑暗势力勇敢的抗战。

为什么这种社会的责任感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变得不再强烈了？同样是因为这个时代。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个人的利益往往是人们最高的追求。成功的人被加上了五彩的光环，而失败者则受人鄙视。大多数人都追求自身的成就，于是他们考虑到的就是如何让自己走好每一步。一个好的工作和不好的工作可能使得将来的发展差别巨大，因此没有理由不去拼命挤那个好的工作。于是，实习，工作，出国……成为了人们奋斗的主要目标，成了同学好友之间谈论的焦点。当我们的生存存在巨大的竞争压力的时候，争取个人的利益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一个新生刚入学就开始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也可能蒙蔽了原先自然，求知的天性。也许还有的人对于成功并不抱有极大愿望，或追求安乐，或追求新奇，有的漠然，有的愤世嫉俗。这个社会已经非常多元化了，人们也接受不同的价值。个人主义和多元化都很大程度地削弱了社会责任感，而我们在引进西方的这些价值的同时并没有强调西方的集体主义，世界主义，因为我们似乎自己的幸福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就先不管别人了吧。

个人主义带来的是欲望，是人与人的隔阂。当人们在追求自身的利益的时候，容易迷失心灵的归宿。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使得很多人的思想都变得迟钝或者故意冷漠了。因此有人认为现在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人们有自己的目标，但是没有理想。什么是理想？理想就是一个人愿意为之付出一切，为之不求名利，甚至在极端的时候为之舍弃自己的生命健康的崇高的追求。一百年来，北大没有失去过理想，没有停止过付出。

那么到了现在，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拾起北大多年的传统了吗？我们只要提倡学术自由就够了吗？其实学术自由，就必然有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以此就联系到社会的责任上面来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比以前少了而是多了。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个层面都可能产生矛盾，各种问题都可能发生。于是政府在加大力度推进改革，而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不需要改革了。

社会当然有矛盾！当然有不公！当然有霸权！当然有黑暗！有贪污，有贪官携巨额财产逃到海外；有非法

小煤矿，有层出不穷的矿难；有冤假错案，有各地来京的上访群众；有藐视法律，有采取行政手段干预司法公正……解决这些光靠政府的力量当然是不够的。群众有监督有参政的权力和义务，作为北大的学生绝对不应该对于这些现象保持沉默。我们如果看到不公正的事件，我们就一定要谴责；我们如果知道有人的权益受到侵犯，就应该帮助其讨回公道；我们如果发现有人违法乱纪，就一定要检举揭发！如果我们不反对黑暗，那么在黑暗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就没有人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如果我们不声张正义，那么在我们受到屈辱的时候，正义就得不到声张。

因此北大精神仍然适用。北大精神，其实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知识分子和社会正义从来都是一体的。他们都具有这样的使命感。当“一塌糊涂”网站关闭的时候，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以公开信的方式对此事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坚定的北大人正在履行他的使命；那是历史赋予我们北大人的使命。

北大既是一个顶尖的学术机构，又是北大精神传承的象征。她有着她崇高的责任，这需要我们作为她的孩子向世界证明。我们应该去同情弱者，去促进社会公平，反对专制霸权，提倡民主、自由、法制和正义。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贯穿到我们一生的行动之中。

改编美国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以此勉励大家和我自己——

My friends, ask not what the world can offer you, ask what you can offer the world. ■



{满庭芳·怀旧}

旧苑空枝，孤槐老叶，
依稀啼过流莺。
残诗犹在，重续已堪惊。
抛却梨花一梦，
沉枯井，几碎银瓶？
穷途里，京华觅渡，
弦断少人听。

伤情。
曾记取，
当年小径，环珮风清。
更共邀明月，同赋秋声。
转眼匆匆散去，
春未绿，尽许凋零。
知何事，且将樽酒，
今日谢前盟。

穷经如许，
老尽青青发。
尘寰冷眼，
世间谁是英物！

{临江仙·旧地重游有感}

春半绿肥红瘦地，
当初曾挽天河。
挑灯竟夜效狂歌。
弹铗轻万户，
回日振长戈。

转眼重来疏旧况，
浮生几尽蹉跎。
烟鬟雾鬓对新荷。
吴江听暮雨，
双桨弄菰波。 ■

{念奴娇·书愤}

沉沉永夜，
正孤衾辗转，
春愁难说。
起看长河分塞月，
眼底疏星明灭。
醉把吴钩，
醒歌梁父，
梦破心空折。
曾经发愤，
赢得襟泪如血。

数载瀚海舟沉，
中兴业废，
自诩愧人杰。
弹断青蛇心转怯，
却向何方悲咽？
应笑书生，

词 / 戴紫薇

墨印词痕



色

观影之后久久不能出戏，今年所有的电影里让我有这种感受的除了《色戒》无他。

虽然我看的，也只不过是个“洁版”。

这大概让所有内地观众都耿耿于怀。

国内对影片激情戏的处理要求是，只能暴露到下巴以下13厘米，所以内地上映的《色戒》暴露场面被处理得非常干净。被删减的戏份还有血腥画面。王力宏杀人的场景由原来的连刺多刀改成了一刀下去之后，就直接切换到汤唯跑出房间的镜头了。

《色戒》在美国都被审查机构定为NC-17级，李安自然可以预见到内地审核时的严苛。因此他选择了自己充当剪刀手，剪出一部与海外版风格迥然不同，更适合中国人欣赏口味的电影。

可惜这一举动也不能平息众人的怒火。

那么多人喧嚷嚷仿佛没有了“色”，《色戒》就真的去了半边。

仿佛他们认为那缺失了的9分钟真的把闪耀的金狮变成一个纸糊的华南虎。

其实原来完整版中的5场激情戏还剩下3场之多，连SM的镜头都保留了。以李安的功力，这对于任何一种感情的铺陈都是绝对足够的。

那些被剪掉的胶片，只是一个轻音乐的华彩。存在，是一种激情，失去，是一份自然。

艺术，对它要公正，戏里的每个镜头都是演员用心投入的，我们就要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它。没有什么的。只要自己心里坦然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念头，想把《色戒》当成全民狂欢的情色片。那我只能跟你说——自己回家看AV去。

稽

大体来说，《色戒》也是一个关于“扮演”，关于“戏梦人生”的故事。

历来这样的电影都喜爱镜与影的意象。

李安没能免俗，却仍有惊喜。

梳妆镜，玻璃，反光的窗户，积水……

影片中无时无刻都可以看到镜子的存在；无时无刻都在证明主人公游走在现实和影子的两个世界。

还有三处最经典的镜子的运用：

在福开森路的公寓，第一次来的王佳芝是从镜子里看到了易先生，那是一面窗镜；

六个年轻人被枪决时，一个大摇臂最后腾空在死黑的



水面上，倒影着压抑的山，那是一面水镜；

最后张秘书把那枚“色戒”放到桌面上，它不断的摇晃，我相信李安特意用了一个玻璃桌面，让我们看到两枚色戒在那里摇摆，就像王佳芝和易先生所经历的极度不安全的感情，那是一种令人惊讶喟叹的“镜戒”。

还有两处绝妙的镜子的变体。

结尾处易先生到“麦太太”的房间祭奠后恋恋不舍的离开。这个情景没选择传统的背景低机位，而是巧妙的利用打开的房门透过的光线在黑暗室内的白床单上造成的投影效果，以易先生影子的动作来展现。

那种空虚，落寞的感觉因而叠影成双的袭来。

另外多次出现在咖啡杯和玻璃杯上的红唇印，至于代表什么，我想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

李安确实在用镜子告诉你这是个什么故事。

我以前看到有人赞《红楼梦》是“隐秀”《金瓶梅》，但是《色戒》才让我真正明白什么是“隐秀”。

在于导演那欲说还休的敦厚与温存。



在于反射的世界所柔化和消弱的狂暴与情欲。

在于为影片着意镀上的富丽色彩。

在于那近似黑色电影又不完全相同的拍摄手法。

这得要感谢电影那独一无二的摄影师，也就是《巴别塔》的掌镜人。

令人扼腕的是，正因为李安启用了这位来自墨西哥的天才摄影师，奥斯卡评委会以“制作班底成员太复杂”为由，剥夺了《色戒》竞参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资格。

李安得知此事后温和的回应：还是会找最适合的人来做每一件工作。

我想再次起立鼓掌。

谁说过的，拍电影对李安来说是内心的就赎。

诚然如此。才拍得好张爱玲。



很少提到，怕被人笑是“小而滋事”。但其实我很爱张爱玲。

我很爱张爱玲的散文和杂文。

却不喜欢她的小说。我认为她的小说磨磨唧唧。

我最喜欢的觉得最不磨唧的偏偏是被人说她江郎才尽之作的《色戒》。

我真得说。

《色戒》这部片子很难拍……因为张爱玲写的很少，很隐讳，很含蓄，但是要表达的东西似乎是很丰富而且又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了30年，却还是疑点重重。

谁能读懂张爱玲的小说，也许有时候她自己都不懂呢。

何况是《色戒》。何况是王佳芝。

是张爱玲让王佳芝有了她自己的存在，更是张爱玲的传奇一生让王佳芝有了别样光彩。

李安竟就真的敢拍。

而且拍得真的很“张爱玲”。

张爱玲的小说中多是这样的女子，喜欢把香水隐匿于耳垂，丝袜包裹住小腿。

张爱玲笔下从来不乏这样的男人，情爱都不值得他一顾，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张爱玲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下大乱，她也依然只看重人心。

李安很懂张爱玲。

但具体到《色戒》，又不尽相同。

伞下传情，麻桌留字。李安手底的男女会猎恰到好处。

李安让王佳芝告诉车夫去“福开森路”——那是易先生和“麦太太”的爱巢。而原著中她在刺杀事败后则选择

逃到亲戚家去——“愚园路”。

李安让王佳芝为易先生唱《天涯歌女》，于是真的让人感觉这女特务和这男汉奸是“患难之交恩爱深”。原著中没有这温情脉脉的段落。

李安将张爱玲式的“女性情感化的人性”开掘到了更深的地方。

或者可以借用康永哥的话：“李安的电影是善良的，即使是冰风暴；张爱玲的小说，是残忍的。李安的电影，是暖的；张爱玲的小说，是冷的。李安的电影，到头来，会相信那些最根本的事；张爱玲的小说，到头来，不相信。”



我一点也不诧异电影末段时身旁友人的泪水。

那是身为一个女人而献给另一个女人的。

也是个奇情女子，因为太执着，所以结局并不好。

色，戒。

刺客爱上自己的猎物，在杀机与爱意的交锋中明暗错综，那是深渊一样的东西，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死在这上头。

有人拿《倾城之恋》比《色戒》，我却觉得像《沉香炉·第一炉香》。

易先生对王佳芝实在是像乔琪乔对薇龙：他也许也是爱你的，却永远自私的承受你更巨大的爱。

所以易先生用无论有多昂贵也不过是一颗漂亮些的石头换了自己一条命；而王佳芝却用自己无论多么卑贱却也不会重来的命还了自己的情债。

大开色戒之后急转直下的让人黯然神伤。

我却非常自虐的感觉不够疼痛。

我偏好李安的精巧结构和缜密思维。

却仍然更喜爱张爱玲的结尾。

色的结果是“戒”。

你懂不懂？ ■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
我的心也飘着雪
爱只能往回忆里堆叠
给下个季节”

蒲公英的种子再次飞起，
那纷扬的雪花却让人无法触及。
北国的土地，冰封半载，
如今是一片和人的宁静。

图书馆的那树玉兰还是
败了。孤单飘落的花瓣，悲凉
了整个脚下的地面。那抹圣洁的白，
在树下安静地等待，聚成一汪无边无际的海。
海水下面，是正在复苏的生机；可是，
代价却是自己的老去。坐在凉椅上，
仰头看着风过后满树的飘摇，不知为什么，
总有一种淡淡的悲伤。偶尔，也会有花瓣
飘落到身旁，咫尺的距离，喜怒哀乐仍看不清。
真的不知道，它们想走吗？它们留恋吗？
不论结局怎样，依然不悔吗？

阳光越过了千万里的距离，即使只剩下斑斑点点，
仍覆盖着这飘雪的土地。究竟是无意间相逢的邂逅而流连，
还是终究放不下那素恬静的容颜？想到这里，不由得笑了。
什么是放下，怎样才算放不下呢。那些曾经的事情，都过去
那么久了啊，记忆里永不凋零的影子，也都慢慢散去了吧。
只是，唇上的伤口，至今还留有痕迹。那心里的缺口呢？

俯下身，拾起一片花瓣，平展在手上。那个时候，一排排的
玉兰树下，散落的花瓣紧握住，也是这般的冰凉；可曾经身边
的人却永难相望。其实我知道，再握紧的手，最后还是难免
要松开的。可是，那些誓言，那些永远，为什么会如这花瓣
一般，松手便意味着永别？

时间的弦，轻轻拨弄了一声，脚下的土地便有了覆雪的痕迹；
宿命之盘，也只不经意间转了一圈，却总能让人走过沧海桑田。

“窗外是快枯黄的叶

玉兰花



■ 王璟

感伤在心中有一些
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
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

有时候，突然会很留恋这
里。留恋那种熟悉的狂烈，我也
曾拥有的感觉。就算哭过，就算
痛过，就算没有永远；留恋沉甸
的紫藤，在偶然间露出笑脸。原
来那些过去了的不舍，记忆里那
样的绝望与悲伤，也可以统统遗

忘；留恋金色的未名湖，在静谧中凝成一面看不见的墙。
阻挡无意间汹涌的情愫，让一个人能永远活在坚强。

来这里很久了。孤单的时候，总是喜欢抬头看着天空
微笑。只有那份惊心动魄的虚无，才可以为微笑的人疗伤。
骄傲地告诉过自己，天佑我笑着，直到痊愈。可是，一直在笑，
有的时候真的好累好累。如果就这样沉沉地睡去，醒来的
时候，也不知道要过多少年。是否还能记得在那个春天，
我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

看到过这样的话：“感情，为何要牺牲才觉得精彩；为何
要伤痛才感到实在；为何要流下泪来，才能证明这是真爱？”
总是不懂。在迷茫之中去寻找答案，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人，
失去了最珍贵的事情，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很多事情
都是必要的过程。到站的车不论有没有人，总还是会停的。
就像这树玉兰，离别后，才会有第二年的纷飞而下。

曾经给我一双翅膀，我就可以越过地老天荒。而现在，
却飞不过这片海洋。

我知道，在沧海的那一边，早已经没有了曾经的等待。

“多想要向过去告别
当季节不停更迭
却永远少一点坚决
在这寂寞的季节” ■

1996

有一天你会忽然对我说
渐渐地，渐渐地
一切都好起来了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不，至少我还有我的笑容
用我的唤起你的
忧郁的日子里
你会拥有快乐

如果我还什么都没有
不，至少我还有我的双手
用我的牵着你的
昏暗的岁月里
燃烧着指路的灯火

真想为你做点什么
哪怕是留下一丝温暖，
纵然我不是太阳
哪怕是撒下一滴雨水，
纵然我不是云朵

2007

心桥

我能告诉你的

——走在碎石路上的我想说

■ 怀梦



严谨的公式、丰富的直观、普适的理性，还有自古到今思想延续的和谐和与在矛盾中突破的生机，数学美，能不品数学？

什么是数学 (增订版)



作者：(美) R·柯朗 / (美) H·罗宾

译者：左平 / 张饴慈

副标题：对思想和方法的基本研究

出版年：2005-05

简介：

书既是为初学者也是为专家，既是为学生也是为教师，既是为哲学家也是为工程师而写的。本书是一本数学经典名著，它搜集了许多闪光的数学珍品，它们给出了数学世界的一组有趣的、深入浅出的图画。本书传至今日，又由I·斯图尔特增写了新的一章。此第二版以新的观点阐述了数学的最新进展，叙述了四色定理和费马大定理的证明等。这些问题是在柯朗与罗宾写书的年代尚未解决，但现在已被解决了的。

本书是世界著名的数学科普读物，它搜集了许多经典的数学珍品，对整个数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做了精深而生动的阐述。

作者简介：

R·柯朗 (Richard Courant) 是20世纪杰出的数学家，哥廷根学派重要成员。他生前是纽约大学数学系和数学科学研究院的主任，该研究院后被重命名为柯朗数学科学研究院。他写的书《数学物理方程》为每一个物理学家所熟知；而他的《微积分学》已被认为是近代写得最好的该学科的代表作。

H·罗宾 (Herbert Robbins) 是新泽西拉特杰斯大学的数理统计教授。

I·斯图尔特 (Ian Stewart) 是沃里克大学的数学教授，并且是《自然界中的数和上帝玩色子游戏吗》一书的作者；他还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主编《数学娱乐》专栏；他因使科学为大众理解的杰出贡献而在1995年获得了皇家协会的米凯法拉第奖章。

数学大师：从芝诺到庞加莱

作者：(美) E·T·贝尔

译者：徐源

副标题：从芝诺到庞加莱

出版年：2004-12-01

简介：

贝尔是美国重要的数学史家。他的这部《数学大师》是介绍数学史和数学艺术的经典著作。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学发展的历程，从古希腊的几何学，历经牛顿的微积分学，再到概率论、符号逻辑等等，都有详略合宜的叙述。同时，本书又告诉我们，数学家并不是一群躲在象牙塔内冥思苦想、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他们除了智力过人以外，也和我们一样，有着世俗的欲望和追求，经历着常人的喜悦和苦恼。全书以历史上30多位数学大师的生平为主线，分章讲述了他们的杰出贡献、性情喜好和生活轶事。

最后，《数学大师》也是一部思想史，追述了从古代到20世纪数学思想的伟大发展。它以清晰的笔触、幽默的手法，对复杂的数学思想作了巧妙的分析和论述。

作者简介：

埃里克·坦普尔·贝尔 (Eric Temple Bell) 188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阿伯丁。早年就学于英格兰。1902年到美国，进斯坦福大学学习，1904年取得文学士学位。1908年在华盛顿大学



做研究生，兼事教学，1909年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11年进哥伦比亚大学，1912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回华盛顿大学任数学讲师，1921年成为教授。1924年夏~1928年夏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26年上半年任教于哈佛大学，随之受聘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贝尔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数学协会主席，美国数学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副主席，《美国数学学会会报》、《美国数学学报》和《科学哲学》编委。他曾获美国数学学会的博歇(Bocher)奖。其著作除本书外，还包括《紫色的蓝宝石》(1924)、《代数的算术》(1927)、《揭穿科学之谜》和《科学的皇后》(1931)、《命理学》(1933)以及《探索真理》(1934)等。贝尔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最后的问题》出版之前，于1960年12月逝世。

一个数学家的辩白

作者：哈代

译者：王希勇

出版年：2007-06-01

简介：

该书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代的一部科普经典，自面世以来畅销不衰，再版重印达19次之多，被众多评论家称为是“用最优雅的语言对数学真谛进行的最完美的揭示”。该书由29篇文笔生动的短文组成，内容涉及数学的特点、数学的博弈、数学的历史掌故、数学的社会功能等。



希尔伯特——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

作者：[美]康斯坦丝·瑞德

译者：袁向东 / 李文林

出版年：2006-07-01

简介：

大卫·希尔伯特(1862—1943)，20世纪上半叶国际数学界的一位领袖人物。他于1900年在巴黎第二界国际数学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的23个数学问题(史称希尔伯特问题)，激发了整个数学界的想象力。此后，这些问题几乎成为检阅数学重大成就的指标。这位创造了20世纪数学史奇迹的数学家和数学

思想家，就像数学世界的亚历山大，在整个数学史上留下了他显赫的名字。

希尔伯特，这个极富想象力的人在一个极抽象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他的一生平淡而神奇。本书原来是为数学专业外的好奇人士而作，如今已成为科学界公认的经典读本。

作者简介：

康斯坦丝·瑞德，作家，也是一个数学决非是数学专业工作为哥廷根的希尔伯特朗撰写传记，这些作风格，早已脍炙人口。后，瑞德愿意继续在上耕耘，她把目光转奈曼是现代统计学领他是这样一位科学性和活力构成了其整个科学活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他的生平就特别适宜由瑞德来撰写。于是，作者和传主就有了完美的结合，在写作过程中，瑞德曾与奈曼广泛交谈，并查阅了大量奈曼的个人信件和专业文件。虽然奈曼未能亲眼见本书行世，但他活在这本书里。



美国传记爱好者，但她先后和纽约的库品具有独特在获得成功这片土地向了奈曼。域的泰山，家，他的个性

目录：

重读《希尔伯特》之遐想

序

第1章 青年时代

第2章 良师·益友

第3章 哲学博士

第4章 巴黎

第5章 果尔丹问题

第6章 转变

第7章 只谈数域

第8章 桌子、椅子、啤酒杯

第9章 问题

第10章 数学的未来

第11章 新世纪

第12章 第二个青春

第13章 热情洋溢的科学生活

第14章 空间、时间和数

第15章 朋友和学生

第16章 物理学

第17章 战争



- 第18章 数学基础
- 第19章 新体制
- 第20章 无限
- 第21章 借来的时间
- 第22章 逻辑和认识自然
- 第23章 云散
- 第24章 晚年
- 第25章 终眷
- 译后记

知无涯者：托马努金传

作者：罗伯特·卡尼格尔

译者：胡乐士等

出版年：2002-10-1

简介：

1913年，印度一位年轻无学历的小职员拉马努金写信给



大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哈代，请求这位学者对他关于数学的若干思想发表意见。哈代看出此信出自一位天才之手，就想方设法安排拉马努金来到英国。于是就开始了一种有史以来最难能可贵也最富有成果的合作。

作者怀着对丰富多彩而引人入胜的细节的高度热情，把我们从印度马德拉斯的庙宇和贫民窟引到英国剑桥大学的庭院和教堂。在那里，虔诚的印度教徒“直觉王子”拉马努金与严格而又怪僻的“证明使徒”哈代并肩验证他的光辉理论。拉马努金高强度的创造性贡献使他付出了代价：他去世时年仅33岁，身后留下一份使人着迷的、深奥的数学遗产。直到如今，人们仍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其中的秘密。

本书是美国最畅销书之一，曾获1992年“美国书评界传记奖”。

作者简介：

罗伯特·卡尼格尔，科学作家，曾获格雷迪—斯塔克科学写作奖，是《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等书的作者。作品散见于多种刊物，其中有《纽约时报杂志》、《文明》、《今日心理学》、《健康》、《科学》等等。他定期为《纽约时报图书评论》和《洛杉矶时报》写书评。卡尼格尔还是巴

尔的摩大学耶鲁·高登文学艺术学院语言、技术和出版设计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执教新闻文学。

目录：

- 第1章 寺院里的清凉(1887~1903)11
- 第2章 遍尝欢乐(1903~1908)43
- 第3章 寻求赞助人(1908~1913)77
- 第4章 哈代(G·H·哈代~1913)119
- 第5章 “谨自我介绍如下”(1913~1914)175
- 第6章 拉马努金的春天(1914~1916)219
- 第7章 英国的严寒(1916~1918)
- 第8章 “健康状况尚好”(1918以后)
- 尾声

数学：确定性的丧失

英文名：Mathematics: The Loss of Certain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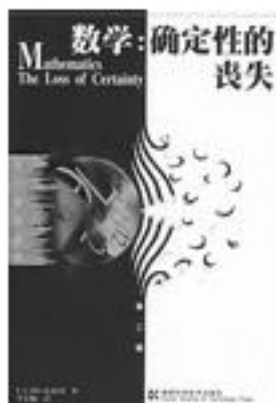
作者：M·克莱因

译者：李宏魁

出版年：2001-7-1

简介：

绝大多数有知识的人今天仍然认为数学是关于物质世界的不可动摇的知识体系，数学推理是准确无误的。本书驳斥了这种神话。M·克莱因指出，今天，普遍接受的数学概念已不复存在，事实上，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数学概念。但是，在描述和研究自然与社会现象时，数学的有效性却在持续扩大。为什么？“极大的可读性……杰出的个人成就……他必须讲述激动人心的故事，而且他讲得很好。”全书在非专业层次上探讨数学尊严的兴衰，详细介绍了数学真理的起源、数学真理的繁荣、科学的数学化、数学向何处去等内容。



作者简介：

M·克莱因 美国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研究所的荣誉教授，曾任《数学杂志》的副主编，《精确科学史档案》的主编，它的著作还有《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古今数学思想》等。 自



从欧几里得建立了现代数学的明确模式以来，他是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理解了数学的思想家。

皇帝新脑

英文名: The Emperor's New Mind: Concerning Computers, Minds, and the Laws of Physics

作者: 罗杰·彭罗斯 / Roger

Penrose

译者: 许明贤 / 吴忠超

出版年: 1998-12-1

简介:

罗杰·彭罗斯教授担任牛津大学极为有名的罗斯·玻勒教学讲席。在探索未知的天空物理和数学领域中，他是当今领导者之一。

彭罗斯教授与蒂芬·霍金教授曾给合作研究，黑洞及引力，而于1988年共获渥夫物理奖。

“彭罗斯教授在这本曾获得科学收籍奖的《皇帝新脑》中力图解答人类最大的谜题：人脑是如何思想？……彭罗斯是当今最受推崇的数学家兼物理学家之一，能以精深的数理来推论宇宙间的一切事务。”

作者简介:

罗杰·彭罗斯，当今世界最博学和最有创见的数学物理学家之一，现任牛津大学罗斯·玻勒数学教授。

哥德尔，艾赫尔，巴赫

英文名: 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作者: [美]侯世达 / Douglas Hofstadter

译者: 郭维德 等

副标题: 集异璧之大成

出版年: 1996-08-01

简介:

这是一本空前的奇书，也是一本杰出的科学普及名著，它以精心设计的巧妙笔法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数理逻辑、可计算理论、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中的许多艰深理论，轻松、幽默、流畅的文字隐藏着大量的潜台词，它们前后照应、互相

联系，交织成一个复杂、无形的网络，读者看不见它，但可以嗅出它的气味，并觉察到这是作者有意喷洒的。作者希望借此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在反复玩味中体会出那些潜台词来，真正触及本书的精华。



生命是什么

作者: [奥]埃尔温·薛定谔

译者: 罗来欧 / 罗辽复

出版年: 2003-09-01

简介:

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追寻科学本身的原动力，或曰追寻其第一推动。同时，科学的这种追求精神本身，又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一种最基本的推动。

科学总是寻求发现和了解客观世界的新现象，研究和掌握新规律，总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



科学是认真的、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科学又是创造的。科学的最基本态度之一就是疑问，科学的最基本精神之一就是批判。

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温·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是20世纪的伟大科学经典之一它是为门外汉写的通俗作品，然而事实证明它已成为分子生物诞生和随后DNA发现的激励者和推动者，本书把《生命是什么？》和《意识和物质》合为一卷出版，后者也是他写的散文，文中研究了那些自古以来就使哲学家困惑迷离的问题，和这两篇经典著作放在一块的是薛定谔的自传。通过对他一生的回顾和引人入胜的描述，提供了他从事科学著作的背景材料。

作者简介:

埃尔温·薛定谔(1887-1961)，奥地利物理学家。20世纪的前30年中物理学经历了一次大革命，解决了微观运动的基本规律问题。薛定谔生活在这个时代，1926年他提出了波动力学，是量子力学的标准形式之一。薛定谔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后来他的兴趣转向生命科学，1943年写的《生命是什么》，为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作了概念上的准备。■



流水奠

——谨献给所有本阅的人与本阅的歌

文 / 张原

也许，数院没有人不知道本阅；她所承载的，不止是如流水般年轻的智慧。那些面对命运时的尊严与无奈；那些仰望理想时的执著与忠诚；那些爱与被爱的重量与悲哀叠加纠结在一起，犹如一种内在的张力，又似一曲若有若无的旋律，弥漫在这片狭小的空间似乎有点压抑的空气中，成为本阅人乃至数院人的共同记忆。

当月亮在窗外东升西沉，当淡淡的雾气又一次流淌在晚秋的天空，当夕阳从对面的高楼返照，洒满每张熟悉的脸；曾经的浪奔浪流、欢笑悲忧，千翻万转，仍在讲述着属于这里的故事：

星河，灿烂；人间曾经几度是秋寒。
梦海，浩瀚；问底处天涯舞千帆。
浮生，肝胆；照得寸心醉望鬼门关。
杯酒，长安；负秃笔自把兴亡看；
四风过尽我犹在，
九地黄流有人还。
提青剑，向秦川；换一盏故事沧浪翻。
立尽，望断；斜阳对水去依然。
浪涌，云散；共一曲风流在尘寰。

那些夜，那些人；迎接他们来，目送他们去。那些执著的眼神，疲惫而坚定；那些不变的理想，美丽而遥远。但哪怕是结局已定，也要用寸心苦志写下一笔庄严。人如流水，夜却依然，直到第一缕阳光洒向已是空空如也的房间，洒向那超越了成功与失败的荣耀。

尘埃上，长城长；今古书剑转何方；
大风云合海山壮，把酒国殇。
醉中狂，舞风樯；狼烟诗底落萍霜；
屠狗文章对烛光，共我担当。
燭火会天地，夜空浩荡；
斗室看人间，歌风相向；
成败共一场，寸心倚仗。
愿向云起处，独立日月长。

少年事，谁能忘；
青天一梦慰玄黄。
认得沙场作故乡，亦是荣光。

有多少梦，在这里升起；有多少梦，在这里谱写诗篇；有多少梦在一个惨淡的黎明了断恩怨；有多少梦如一曲吴歌只落得对影自怜。梦里霓裳蝴蝶，梦外塞月长烟。当尘埃封存了一切，子夜一醉，薄奠。

诗一阕，
动三边；
萍水问青天。
焦桐萝径琴丝断，
夜阑望远山。
梦已残，心未远；
绝响堪谁弹。
几分素月照人间；
西风二十年。

月升星落，人聚人散；曾经的身影淡如南天的寒鸦一点。回想一起与本阅初识的人们，如今只有独看云起云落眼前。新人换旧人，浑不知一年光景漫长还是短暂，更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轮回将再次上演，只有，一种象征，一分意气，在驰骋纵横。

漠云淡天失塞北，
旧年如在风中；
悲歌吟老送秋声，
留的萧肃夜，
尽瘁立残更。
不向穷途哀薤露，
素水一剑天横；
挽来白练作长城，
劝君一杯酒，
今古是英雄。 ■



1832年

真相



■ sometimes & tracy

*To know the only truth
To fear its simpleness*

——题记

1832年5月30日，清晨。

名不见经传的Glaciere湖面上雾气弥漫，岸边的青草上挂着露水。一声枪响，被惊醒的水鸟尖声叫着，扑着翅膀远去……

我的名字是N. Lebon。^(注一)现在是186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坐在回家的马车上。

我又想起了这一幕。14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一幕，更准确的说，我常常想象，因为没有目击那个清晨究竟发生了什么。有目击者么？我不知道，也许全部的目击者就是他们两个，一死，一生。但这一幕还是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是我曾亲眼看见似的。

前几天，那个熟悉的名字又成为了巴黎各报纸的头条。Liouville教授在《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上发表了他生前的数学著作——那区区60页手稿一直由我们亲爱的Chevalier^(注二)保存着，在3年前转交到Liouville手上——有人说会有一代又一代数学学者为了这些手稿而忙碌终生。我不懂那些数学。我只记得14年前他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巴黎各大报纸的头版，当然，不是因为数学。而今日，他安息的地方找不到一块墓碑，也没有人确切的知道是在公墓的什么方位。

他的名字是Galois。

(一)

1832年6月2日，中午。

当我在送葬的人群中遇到V. Delauney的时候，队列已经到了市郊的公墓，几个人正将Galois的灵柩抬下车。回头望去，几千人的队伍延伸到视线尽头，学生，战士，人民之友协

会的同志，大部分都是陌生的面孔。像这个季节的许多星期一样，巴黎的天空安详而静谧。

一天之前我接到Galois去世的消息，他和Duchatelet^(注三)在Sieur Faultrier^(注四)疗养院附近的Glaciere湖边决斗，说是为了一个女人。由于是多年战友，二人用了俄式轮盘赌^(注五)，又有人说是用两把枪互相顶着射击，但只有一把上了子弹。Galois腹部中弹，当场昏迷，据说是被一个过路的农民抬到Cochin诊所。第二天上午他就死了。

“前天上午10点走的。他没让神父给他祈祷。”V. D告诉我。

“我听说了。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人可以自己和上帝交流，又何须神父。”我说，“他在Cochin的这一天里谁在他身边？”

“他弟弟，叫Alfred。那孩子现在逢人就说他哥哥是被谋杀的。”

“那会是个不小的传闻……”

“所以Duchatelet逃走了，他没脸见人。”

“我想的是，警察也会担心这个传闻的吧。”

“哦……”V. D冷笑了一声，“所以他们昨天才那么干……”

昨天晚上，一批警察突然闯入人民之友协会内部会议的会场，带走了在场全部的几十个人，理由是预防协会在第二天Galois的葬礼上煽动闹事。不错，当时协会是在讨论葬礼的事，但警方怎么会知道？又怎么会知道会议地点？这简直就是在告诉我们协会里有警察的奸细。我觉得这有一点奇怪。

“我看，”V. D说，“这里每隔5码就站了一个警察的人。这几天局里紧张得很，巴黎的报纸上都不给发消息，所有提到Galois的要局长签字才给发。”

“他们真那么害怕么？而且，这不是让每个长了眼睛的人都看出他们心虚么？”

“尊敬的来宾们……”人群一下子出奇的安静，一位市



民代表开始致悼词。我远远看见一位老先生站在众人之前，他身后是盖满鲜花的棺椁。

那一天直到道别，V.D和我没再说过一句话。当一铲一铲6月的新鲜的泥土扬起时，人群中传来低声的啜泣，一位站在最前面的男孩想冲上去抱住棺盖，被人拦住——凭长相我猜那就是Alfred，Galois的弟弟。我站在那里，试图在脑海里构建事件的前因后果，却感到疑点重重：决斗的过程，消失的当事人，还有这几天警方的紧张反应……我的思绪开始混乱。我好像看见了清晨湖面上迷蒙的水雾，听见了那一声致命的枪响——或者，致命的真的是那一声枪响么？

那一刻，我产生了一个信念：我要了解真相，唯一的真相。

(二)

1832年6月3日，傍晚。

“我现在几乎可以确定不是警察干的。”这是V.D来访我住所时说的第一句话。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还是先说你的想法吧。”我看着这位先生在他惯常坐的位置坐下，觉得过去的这一天里他应该和我一样在四处探听消息。

“那帮兄弟给放回来了。他们没受什么罪，警察居然还问了他们知不知道Galois是怎么死的。”

“这能说明什么呢？如果警察明知故问呢？”

“不错，有一个兄弟就这么反问说‘杀死Galois的人不是就坐在我面前吗？’”V.D轻描淡写地说，“问题在于，明知故问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每一个看了报纸的人都在问‘是不是警察的密探躲在草丛里开了枪’‘是不是那个叫Stéphanie的女人就是警察的密探’……所以，警察不可能再用明知故问来试图洗刷自己。”V.D接着说，“更重要的是，如果警察要杀Galois，何必等到这么晚才下手。”

“怎么没有？在Sainte-Pelagie监狱里不是有一发子弹^(注六)从窗口射进他的房间么？”我笑着问，虽然我知道那件事不说明什么。

“我问过了，当时房间里除了Galois还有好几个人，被打伤的是靠近窗口的那一个。的确子弹是从监狱看守的阁楼射出的，但当时是晚上犯人正要就寝的时间，如果是监狱方面或警方的人要杀Galois，他们不可能认为当时房间里只有Galois一个人，也就不可能随便向窗口的那个人开枪，因为这样有很大的概率会击中另一个，结果也就是击中了另一个。而且伤者就站在窗口，射程也不远，有意要射死的话应该不难做到，却只是射伤，还是轻伤。警察派这样笨手笨脚的暗杀者不是拉下话柄、自找麻烦吗？”果然，V.D也查了

这件事。

“且不说那件事，”V.D接着说，“Sainte-Pelagie是警方控制的，Galois在那里待了那么久，有几个人还说他曾试图自杀。无论这是不是真的，至少，如果警方想在监狱里对Galois下手是很容易的，比如，让他死于‘自杀’不就可以了么？”

“其实我并不反对排除警方试图在Sainte-Pelagie暗杀Galois的可能性，”我望着V.D说，“至少，如果Galois死在监狱里，谁都会首先怀疑是警方干的。但出了监狱之后就说不定了。”

“难道你认为警方把Galois转移到疗养院再让Faultrier^(注七)动手？你该不会和那些小报读者一样，一看到说Faultrier受控于警方就怀疑他吧？”V.D几乎要被我的话惹恼了。

“不是，我想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的判断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我试图缓和一下快要紧张起来的气氛，“如果警察想借Sieur Faultrier疗养院动手那更加没有道理。Faultrier以前是国民自卫军的军官，也算是个共和党人。且不论他是否是警方的人，Galois在他手上待了一个月，如果要杀他，何必要等到他康复之后？在他刚到的时候就让他‘死于传染病’对于疗养院老板来说不是更方便么？的确，Galois是在Faultrier家的聚会上认识了那个女人，但如果这是Faultrier有意安排的话，就等于说他想借主治医生^(注八)的女儿来挑拨两个共和党人决斗，还需要收买Duchatelet，这不是太麻烦又太没有把握了么？就算是Faultrier只想出了这么个荒唐的暗杀计划，那么，他也可以找个借口自己来和Galois决斗，或者让Stéphanie的父亲来决斗，这都比收买Duchatelet更加方便，成功的机会也更大。就算是警方来收买Duchatelet，Faultrier只负责暗杀计划的其余部分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警方来说，Galois还没有重要到需要去收买他多年的战友绕那么大一个圈子来暗杀的程度。”

“你也查了那个女人的事……那么，”V.D笑着说，“你为什么还怀疑警方呢？”

“我只是有一点想不通，”我说，“为什么警方在葬礼的前夜来逮捕我们的人，这不是暴露了他们在协会里有奸细么？还有，为什么Galois死后警方那么紧张。”

“我觉得后一点是你多心了，毕竟那个老Galois^(注九)的葬礼可让当局够受的，这回警方自然会小心。”

“至于前一点，你倒是提醒了我。”V.D的语气突然低沉下来，而他接下来的话让我心惊胆颤，“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协会里的某些人其实一直都知道警方有奸细，甚至知道他们是谁。更多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想，警方也是明白这一点的吧。”



我和V.D都很久没有说话。窗外已经黑透，街边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行人在这条并不热闹的小街上匆匆走过。

“你是说，”我终于开口，“警方和协会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

“算是吧……”V.D低声说，“但更可怕的人不在那一边。”

我有同感，可怕的人不在那一边。

“我现在想弄清楚的是Duchatelet那天清早究竟干了什么。”V.D说完这句就起身告辞了。

(三)

1832年6月4日，早上。

V.D的信放在我的桌上，他将Galois在决斗前夜给我们二人的信抄写了一份给我，询问我是否同意将它和另一封Galois给全体共和党人的信一起发表在《百科全书派评论》^(注十)上。他将另一封信也抄了一份给我。

前一夜，我和V.D都开始怀疑Galois的死是共和党人内部的问题。协会里其实早有某些领导与警方有联系的传闻，但我都当作是谣言没有在意。但现在，警方有奸细的实情已近乎昭然若揭，协会却没有丝毫反应，好像那几十个同志被释放之后这次突然的逮捕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曾忽略的传闻与种种蛛丝马迹开始萦绕心头，越看越可疑。

我开始读第一封信，它非常短。

“有两个爱国者约我决斗……我无法拒绝。”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为什么是两个？我继续看下去：“请原谅我没有通知你们之中的任何一人。我的对手们要我提出保证不预先通知任何一位爱国者。”

毋庸置疑，Galois有两个对手，至少在他决斗之前他认为是有两个对手的。并且，至少在Galois眼里，这两个人都是共和党人。如果一个是Duchatelet，那么另一个是谁？

信的最后一句是“我至死还是你们的朋友。”然后是签名。

至死！我再一次感到惊讶——为什么Galois如此确信不幸的一定是他？为什么他在决斗之前就坚信自己会死？

我接着看了另一封信，Galois向全体共和党人宣称他是为了一个“下流的卖俏女人”去决斗，为一件“无聊”而“可鄙”的事去死，他“想尽办法试图拒绝这场决斗却迫不

得已接收挑战”。他最后写道：“不要责备杀死我的人们。他们是忠诚的。”

我放下信纸，好像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柔和的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窗户的影子已经从桌面上移到了地板上，我却感到被黑暗包围。

首先，如果Galois没有三次笔误的话，的确是有两个人和他约定决斗的。第三个人显然不可能是Stéphanie的情人，那么他是谁？如果他也是共和党人，为什么搅入Duchatelet和Galois的私人恩怨——如果真是为了那女人决斗的话——并冒生命的危险呢？我感到未知情况太多，无法思考下去，转而想决斗的当天究竟是什么情形。同样，又是一堆没有答案的问题：有几人在场？那身份不明的第三个人来了么？究竟是他还是Duchatelet击中了Galois？如果是Duchatelet先上，那么他就目击了全过程，而如果这个过程没有一点阴谋的话，在今日人们猜疑不休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澄清事实？如果Duchatelet作为杀死Galois的人躲藏起来还情有可原，那么他为什么也躲藏起来？或者，这个人约定了却没有出现在决斗现场？是因为万一泄露了什么也有不在场的证明么？……如果再退一步，暂时不去想这第三个人，并假设双方按照约定没有通知其他人也没有带助手，也就是说决斗当天只有Duchatelet和Galois二人在场，那么又是怎么决斗的？俄式轮盘赌么？那么有几把枪？如果是一把枪互相射击，那么谁保证没有人在枪上动手脚？如果是两把枪互相顶着射击，那么在第三个人

在场的情况下谁来保证是上帝决定谁的枪有子弹？又怎么会是腹部中枪？……就算某一天Duchatelet给出了一个对决斗过程的解释，又有谁可以证实呢？

我感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很难不怀疑这场决斗里没有阴谋，而且好像阴谋者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卑鄙的作为变成一场谜案。然而，如果这是来自党内的阴谋的话，所有的谜团就都可以说得通了：女人只是借口，决斗只是圈套，所以那两个“爱国者”才百般纠缠Galois不放手，还巧妙的使决斗当天没有别人在场……而指使这一切的幕后人，说不定正坐在党旗下等待风波平息吧！

我再一次拿起信纸的时候双手开始颤抖，因为我又有了一个来自直觉的推断，

那就是Galois本人在决斗前已经洞察了一切。

所以，他知道他一定会死。

“啊！为什么要为这样无聊的事情而死去，为什么要为这



Galois画像（绘于1848年）



样可鄙的事情而死去？”再一次读第二封信时，我好像开始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还有最后那一句的真正含义：

“不要责备杀死我的人们。他们是忠诚的。”

(四)

1832年6月4日，下午。

“你没有任何证据。”在V.D的寓所里，听完了我的推断——准确地说，大部分只是猜想——V.D冷冷地说，虽然我看出他也在控制激动的情绪。

“如果，杀死Galois是向警方和当局讨好的第一步……你知道，如果有些人真的在和警方交易的话……”我说，“如果有些人在谋求妥协，即便不是警方提出，他们也会动手剔除党内的激进分子。”

“我承认你的‘如果’很诱人，”V.D好像是为防止我说什么，立刻接着说道：“但我提议，如果你我想进行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交谈，我们还是从尊重事实开始。你知道第二个‘爱国者’是谁了么？”

“我很有兴趣知道。”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V.D说，“他就是Faultrier，疗养院老板。”

“是么……”我有些意外，“的确，那算是个共和党人。他那天早上去了吗？”

“我自然是没有找到他问这个问题。其他人的答案也都毫无意义。我推断是Faultrier，因为从Galois的信来看是一个熟悉的人，并且这场三人决斗并不让Galois感到奇怪，所以那个人必然和Stéphanie有关，但又不可能是情人关系，所以那些和Galois年龄相仿的共和党人就能被排除了。Stéphanie的父亲和兄弟都不是共和派的，当时Galois身边的“爱国者”只剩下Faultrier一个了。至于为什么参加决斗，可能Galois和Stéphanie的事惹到了他，但我想这不重要。有意义的一点是，如果真的是Faultrier的话，至少我看不出这样一个人和协会有什么联系，而且我们之前已经排除了Faultrier有意暗杀Galois的可能。”

“我们排除的是Faultrier受警方指使实行谋杀的可能，没有排除受共和党人收买的可能。退一步，就算Faultrier与阴谋没有关系，也不能排除Duchatelet受指使实行谋杀的可能。”我努力的使自己冷静，“你无非是想说，Duchatelet不可能把一个无关的人挑唆起来参与决斗来见证自己的阴谋，所以Duchatelet不是要谋杀Galois。但现在看来不排除当天只有两人决斗，Duchatelet可能用什么办法使Faultrier最后没有按时出现在决斗现场，再挑唆Galois只和自己一人决斗，然后下手。”

“是的，我的确不能排除你提出的可能性。”V.D的语气显得有些急躁，“你已经陷入了党内有阴谋的假设，虽然你自己也知道这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不能被驳倒而已。但不能被驳倒不意味着就是真相。你尽可以发挥想象提出一万种不能被驳倒的可能性，但那又有什么意义？我不想再受你引诱去想所谓的党内的阴谋。”

“我觉得是你心理上排斥党内有阴谋的可能性。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知道现在应该让彼此先平静下来，顿了一顿接着说，“你在一天之前不是也说过‘更可怕的人不在那一边’吗？”

“但我很快就几乎排除了这种可能，不像你，深陷于此。”

“你有证据么？”

“请你听完我的话再做评判。”V.D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是，约定决斗的另一人是Faultrier，现在不确定的是决斗当天Faultrier是否在场，和他是否受到某方面的收买要杀死Galois。无论怎样，第一，如果这是一次受到收买的被指使的谋杀，那么为什么不在那个清晨的湖边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Galois，再做出决斗而死的假象呢？只使Galois腹部受伤，不是容易败露阴谋么？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如果这由于种种原因是一次动了手脚的决斗，又由于种种原因留下了Galois伤而未死，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在Galois待在Cochin的一天里，在他那个深信他是被谋杀的弟弟的陪伴下，Galois怎么可能不揭露这场阴谋呢？难道他对假决斗毫无察觉吗？”

“可能Galois没有能力说……”

“他有说话的能力。但他只和他弟弟说了一句话，是‘不要哭，我在20岁时死去，需要我全部的勇气。’”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即便他有能力说也不会说，这正好就是我的猜测。”我缓缓地说，“我猜测Galois在决斗前就洞察了阴谋，而决心不揭露，事后自然也不会去揭露。”

“你疯了，”V.D望着我，“你莫不是还要告诉我Galois的信里都不是实话？他这么一个人怎么会对你我说慌！按你的说法，Galois是——自杀？”

“不是传说在监狱里他就想自杀么？”我说，“现在他的凶手帮他做了。但是，”我感到心潮澎湃，只能尽量平静地说，“被谋杀的自杀终究不是自杀，玷污了高尚的卑鄙不会因此而少一些卑鄙。”

房间里陷入安静。

“这是抒情，”V.D叹道，“但不是推理。”

“那么，你推理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是一件与外界无关的谋杀案，全部的问题都在Galois和Duchatelet两人之间。”V.D说，“我的结论一定让你很失望，对吗？”



“至少，”我说，“你也无法解释Galois为什么如此确信自己会死吧。”

然后我起身告辞。

(五)

那一天之后，我和V.D很久都没有联系。我努力搜寻党内阴谋的蛛丝马迹，侦查协会高层与警方的关系，但条件有限，并没有得到特别有力的证据；我又试图调查Duchatelet那几日的行踪，还有他与Galois二人曾经的交往，Galois生前的敌人与朋友等等，希望得到线索，也是困难重重。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Duchatelet没有出现，Faultrier不见踪影，Galois在被人们遗忘，但协会还是协会，党还是党，政治的天气依旧一天一变。我的猜测有过很多修改，但我始终相信，这是一起政治谋杀，Galois没有揭露的真相会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

我后来又收到了V.D的一封信，他说他一直在努力调查Galois和Duchatelet的私人恩怨，虽然希望越来越渺茫……他的信里有长长的推理，又问我这么长时间来又没有什么进展。我没有回复他。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清晨水雾弥漫的湖面，还有那一声枪响。有的时候，我会拿出Galois的给我和V.D的信，就是V.D抄给我的那一份，一边读想象着Galois写下这些话时的感觉：“……请不要忘记我，因为命运不能让我活到祖国记住我名字的那一天！我至死是你们的朋友。”

高尚的人！会有那么一天的，让所有人知道这一切的真相，让祖国记住你是谁！

(六)

在14年后的今天，我由于偶然的的机会拜访了Chevalier，Galois生前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其数学手稿的保存者。这个空想社会主义的门徒在乡间与蔬菜们一起生活。我去的时候比预计晚了一些，夕阳已经在对面的山坡上逗留，从Chevalier的窗口望去，几个农家的孩子在水塘边玩耍。

“他的内心一直无法宁静……”Chevalier说，“从某种程度上，他一直在自我寻求毁灭。”

“我并不反对这一点，”我说，“但我还是相信他的死是一个政治阴谋，很可能是共和党内的阴谋，并且，我相信他洞察了一切却至死没有揭示。我一直在等待真相浮现。”

“有阴谋吗？”Chevalier显得有些吃惊，“我不了解是否有阴谋，但我可以确信的是，如果他洞察了什么阴谋，是绝不会隐瞒的。”

“您真的如此确信？您有什么理由吗？也许您比我更了解他一些，但是……”

“您认为，他有什么理由隐瞒谋杀他的阴谋吗？”Chevalier反问我。

“也许，是对党内兄弟加害于他感到绝望，也许是不愿揭露共和党的丑闻，等等。”

“您不认为他是我们身边有过的最勇敢虽然也是最冲动的人吗？您不认为揭穿丑恶比包容着丑恶去死需要更大的勇气吗？他是绝望的，但他的绝望都是对自己的，对外界的丑恶他从来都是毫不留情的。他憎恶丑恶到了憎恶世界的程度。他不会因为绝望，哪怕是对生命的绝望，而对任何丑恶听之任之。”

“至于您说的不愿揭露共和党的丑闻，我认为这在Galois来说是不可能的。他最厌恶说谎，所以，您不可能使我怀疑他最后给你们、给我、给所有共和派的信里有一个字是不诚恳的。”

“他只信仰自己的上帝，其它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推翻的。共和党不是他的信仰，他加入共和党只是因为后者符合他的信仰。所以，如果共和党不符合他的信仰，如果他知道了共和党的丑闻，他一定会跳出来像他曾经和你们一起去与敌人斗争那样来与你们斗争。就是他自杀了一半，也会停止自杀，来揭露丑闻的。”

“那么，”我说，“您怎么看待他的死呢？您一点也不怀疑这里面有阴谋吗？”

“我不知道……我认为也没有必要知道。就认为他是像报纸上说的那样，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和另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决斗而死，又有何妨呢？”

“当然您可以这样看……”我叹道，“也许，我一直都不愿接受这就是英雄Galois的结局。”

“英雄



Galois……” Chevalier重复道，“但有谁规定怎样的结局才是英雄的结局呢？Galois就是Galois，他很简单，他的死也应该很简单。如果真的要制造什么悬疑或是英雄传说，那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们去做吧。”

Chevalier望着窗外，夕阳最后的光线在窗台上一一点一点退去，房间也有些暗了下来。我坐在一边，无言以对。

“如果真要我说一点什么的话，我想说，他是一个如火焰般纯粹的人，也是一个充满弱点让人无法忍受的人。他的母亲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他才搬到别处去住的，后来甚至寄人篱下，衣食堪忧。像他这样的人，遇到这种命运，几乎无处可去，所以他几乎注定会在1832年去死……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 Chevalier说，“我从不追问他死的真相，我相信那不复杂。你要是听过他谈论数学与教育就知道，他最讨厌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我们没有再谈Galois。然后，我走出Chevalier住所的时候，感到心中空荡荡如迷茫的湖水。这么多年的追问，种种猜测都越发显得渺茫，也许我一直等待的真相只是我一直都不愿接受的那一种可能，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可能：正如Chevalier所说，Galois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和另一

个无关紧要的人决斗，死于某种俄式轮盘赌的厄运。而他对必死的确信，归结为疯狂与绝望。

英雄不朽的塑像缺失了一角，这一缺口里，是冲动，偏执，自我毁灭，还有脆弱。是的，这就是真相，一个不完美的英雄，一个有着不浪漫、不动人的结局的传奇，和一个我远不及Chevalier了解的真实的Galois。

我想，至少14年后的今天，祖国记住了Galois的名字，不是为政治，而是为数学。我，V. D.，也许还有很多人，希望从Galois之死的真相里还他以英雄的声誉，但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由Chevalier做到了。

望着车窗外漆黑的夜晚，我仿佛又看见了清晨的Glaciere湖，但我知道，迷茫的水雾已经散去，此刻，碧波荡漾，野草青青。■

.....Fin

注 释

注一：N. L与下文的V. D 二人是Galois的朋友，他们三人都是人民之友协会(the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著名的共和党人协会)的成员。波旁王朝复辟期间法国三大政治派别：保皇派、君主立宪派和自由派，共和党是自由党中的激进派(左派)。人民之友协会是共和党人主要团体，Galois在1830年11月加入该团体。

注二：Galois生前最亲密的朋友，Galois决斗前一夜给他写过著名的长信，几乎全部在写自己的数学工作与未完成的数学工作。Galois的数学手稿由其弟弟转交Chevalier保存，在寻求发表时遇到许多困难。

注三：Ernest Armand Duchatelet, Galois多年战友，高等师范学校法律系学生，在高师时就与Galois相识。他们都曾参加国民自卫军炮兵团(National Guard)。1831年7月14日在庆祝攻占巴士底狱43周年的集会上，二人一起被捕，关押在后文提到Sainte-Pelagie监狱。

注四：1832年春法国爆发霍乱，为防止年轻犯人大量死于传染病监狱将犯人转移到疗养院。Galois于1832年3月16日被转移到Sieur Faultrier疗养院，此时距他刑满还有一

个多月。

注五：(Russian roulette)左轮手枪里只上一发子弹的决斗方式，二人轮流互相射击，“让上帝来决定死生”。

注六：1831年7月29日夜在Sainte-Pelagie监狱，一发子弹从窗口射入Galois与其它几名犯人同住的房间，使一人受伤但不是Galois。

注七：Sieur Faultrier疗养院的所有者，疗养院由其姓名命名。相传疗养院受控于警方，Faultrier同时也是监视犯人的情报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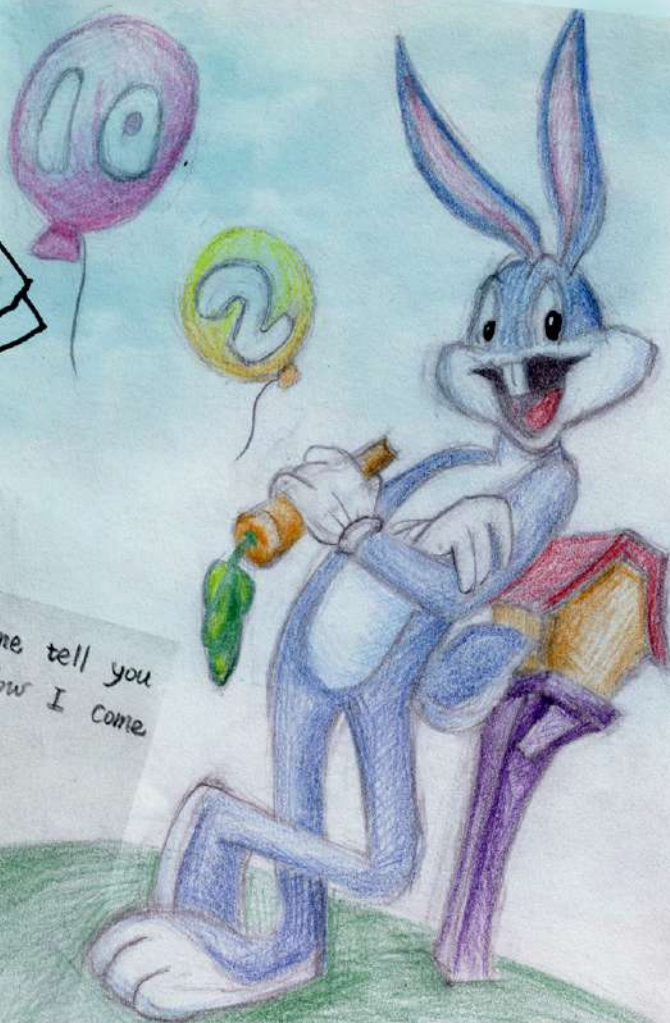
注八：Jean-Louis Auguste Poterin du Motel, Sieur Faultrier疗养院的主治医生，Stéphanie的父亲。

注九：Nicolas Nicolas-Gabriel Galois, Galois的父亲，布尔市市长，自由党人。保皇派教士用阴谋败坏其在市民中的声誉，他于1829年7月2日在巴黎自杀。老Galois的葬礼上发生市民与教士的冲突。

注十：共和党人的重要报纸，登载了Galois决斗前夜的三封信，分别给Chevalier, V. D和N. L, 以及全体共和党人。



heartbridge
Let's Doodle



Let me tell you
How I come

by 左左 Oct 1, 2007